漢陰文稿附錄 三

共三

墓誌　　　　　　　　　李恒福

萬曆癸丑冬十月明甫卒于龍津江上訃聞上爲之震悼命復其爵於是大夫之賢者士之良者皆曰國其如何甚至於吏胥軍民商旅老幼踽踽茫茫無所恃各出貨財奉祱於門者踵相接時余與明甫同獲罪屛居蘆原馳及大斂主人絶踊而拜之旣事還客有言者曰近世栗谷之卒三學生徒禁旅會哭于第西厓之卒市人亦哭于第今公名在司敗三司交章死之日又如是亦何施而得斯於上下也余曰聖人

云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是謂矣且其立朝三十有四年其所立與所施所被於遠近者如日月之麗于天無愚智賢不肖舉知其爲淸明則一朝亡焉失之不可復見已則咨嗟痛悼人情之常也嘗儐日本之聘日本服其德嘗從　天朝之軍　天朝高其才我使朝　京必問其起居以其出處占國之汚隆此其人聞之其傷而惜之必萬倍矣然則何獨於一邦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所往而不然德之所被如是之遠而一邦之人則並世而生同朝而立不唯不悅從而忌之忌之不足必欲殺之至於聖明

上臨日月傍照鬼神昭布愚智俱瞻而乃敢反天蔽
明肆言可誅是其心以爲眞可誅耶否耶客嘿而哂
之居數日其孤如壁纍然服斬越紼而來哭拾杖拜
獻狀曰吾父嘗有言於子曰老夫心事有友李某知
之今父不幸死凡與父游而有文者唯大夫在敢以
幽堂之辭爲託余曰吾聞昔司馬侯死叔向撫其子
曰自此其父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此其父終之晉國賴之吾於今不亦悲
哉且余於若父計年則差先一飯語德則常後三級
平世文昌鴈序而進當國板蕩迭居中兵衰年伴食

塤篪莫逆終與相竟平生宦跡畧相先後知我者君慕君者我少得倚廡之益今有附驥之望敢不樂爲之志因泣而敘之曰明甫諱德馨漢陰其號也李出廣州爲望族至麗季當恭愍朝有以抗直聞辛旽將殺之負父逃隱有大名於世者曰集號遁村二世三世至諱仁孫及克均仍父子爲相李氏遂大又二世而至守忠守忠生振慶振慶生諱民聖娶縣令柳禮善女以嘉靖辛酉生明甫生有異質沉毅淳謹不妄遊戲十一吐辭驚人十二大成十四楊蓬萊士彦過訪屏所挾爲唱酬數十篇曰君我師也二十登第選

入槐院　宣宗將講訓義綱目命選才臣特賜內藏
御帙使之講讀以備顧問栗谷薦進五人余與明甫
同登薦書一時榮之壬午黃王詔使遊漢江曰聞朝
鮮有李某者願一見之明甫辭以禮無私覿王公書
贈一絕有小序畧云聞君風度氣像遠超凡類余未
獲相接書此以贈爲神交焉故事以玉堂叅下書堂
賜暇爲一時第一清選至比登瀛時　宣宗旣命賜
綱目繼僎玉堂書堂之選栗谷方典文衡實主是事
當癸未之後朝論攜貳可否不濟明甫以後輩聲名
藉甚余亦謏聞俱有應選之望有一宰相夜訪栗谷

屏人曰兩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明年春 上幸瑞葱臺明甫應製居首自是戰輙冠軍無敢爭鋒嘗命庭試入彀有日同選爭道者先問政院明日李某必當就試又占高第耶明甫聞之稱疾不試論者謂戰必勝攻必取固難也敵弱而韜鋒退舍尤難也陞副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副校理吏曹佐郎戊子日本使玄蘇平義智來聘使明甫迎儐特陞吏曹正郎二使望其儀表已灑然起敬及步爵力請報聘明甫數

以日本頃歲入寇虜我邊民何無信耶日本聞之即還我人百餘名　宣宗嘉之超拜直提學仍賜銀帶庚寅陞同副承旨歷右承旨大司諫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叅議辛卯超拜禮曹參判兼大提學時年三十一本國官職以文衡爲重雖鴻才碩儒非履歷旣久品秩崇重鮮能居之明甫望實俱隆朝中老師皆袖手讓登牛耳之執無敢援其手者　上之特陞嘉善亦所以先爲之地耳及朝廷會薦僉舉無他明甫獨少一圈滿座愕然曰此何耶東園金相公貴榮笑曰老夫所爲人皆失色金徐曰年少位卑行先諸老稍

待才老德熟如何人或訝其不然而明甫聞之欣然
深服一時士論兩美而並稱焉壬辰日本大擧入寇
宣言請見李某講和　宣宗會羣臣議朝廷不知所
爲時余以都承旨在賓廳明甫立門外請與相見余
出見則引余手曰今賊求見我我欲請往寇深矣若
之何辭難及入對請往單騎馳至龍仁則賊已散漫
不可入還到漢江則　大駕已西幸矣追及於平壤
賊進逼浿江又請見明甫又請往單舸會于江中是
日羣臣諸將見其會者無不悚然變色易容者明甫
見賊責以大義辭氣猶烈後玄蘇亟稱於人曰倉卒

辭語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初明甫追及 行在夜渡浿江直抵余所同宿數日時余忝中兵連衾夜話謂之曰我欲乞援 天朝廷議掉臂惘塞到今明甫卽拊髀曰吾意也明日吾兩人力爭事可成矣因與定計遲明入朝明甫言其便大臣初難之明甫抗言固爭廟議乃定賊勢日逼 宣宗又發平壤行到定州引羣臣問計余與明甫爭請入 天朝上書求救至夜分 上猶沉吟不決副提學沈忠謙進曰臣聞天下勢而已今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自當出勢不可救雖二臣並往無益也二臣在國人固信服在中

朝則不過一介陪臣中朝何知其賢否而肯爲此二臣者回已定之議也况李某方在本兵尤不可遠離無已則德馨可遣　上曰吾意政如此於是遂遣明甫翌日將發余送之南門明甫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余卽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無相見也明甫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二人灑涕而別及至六上書泣愬郝巡按杰見明甫辭語慷慨愍然爲之改容未及上奏使宜遣祖承訓等三將先嘗賊鋒皆敗退遂大發兵五萬衆號十萬明年春到義州明甫以都憲儐接大兵時三

京丘墟八路潰散明甫在軍日應對諸將督辦粮餉常參幕籌提督累黜已見遂克平壤復松京收漢陽宣宗嘉之增秩爲刑曹判書四月天兵入漢陽時舊都新刳於兵遺骸滿路餓殍塡壑明甫賑活士民仍使處業收聚書籍以備講帷師旋乞歸覲其父冬天子命世子督率兵戶曹官駐全慶間策應軍事余以兵判分曹從行明甫代判本兵先是　上在肅川命募兵敎鍊扈衛帳殿至是明甫與柳西厓成龍協心規畫張大其事置陳製器皆倣中朝仍設屯田以助軍需公私有賴焉甲午丁內憂其年冬　宣宗以

爲國事方艱非李某不能爲未沒喪而奪情明甫九
上章辭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慮以卿不出
爲憂辭旨切峻促令赴召黽勉入朝由吏曹移判兵
曹湖西賊夢鶴煽亂敗斬逮捕餘黨賊以明甫勳名
盛大置對之際藉以爲言明甫席藁待命至四十日
宣宗執不許不得已起視事又十上章始得許遞丙
申還判兵曹俄遷吏曹余又代之丁酉賊再動　天
子遣四大將發兵十萬御史楊鎬監軍楊公年少氣
銳輕視天下士動以氣勢壓倒人皆洶駭　宣宗以
明甫前在李提督軍中能得上下心命往儐之楊公

一見傾倒明甫仍言曰今賊已逼畿甸若一渡漢則江以西無復著手處及今馳往猶可及救楊公遂單騎入京責戰益急嘬鋒稷山京都再按明甫之力也及楊公南征圍淸正於蔚山明甫亦隨大軍在幕府會天大雨雪人馬凍飢天兵左次時楊公見明甫在軍暨聲氣益厲肅深加器異曰李某雖在中朝當端委廟堂倘屈百僚不亦異哉 宣宗聞卽登庸時年三十八俄陞左議政余躡其後及劉提督綎分道而南 宣宗祖送劉縷縷言須得才能臣文武備具爲本國第一人事乃可成 宣宗顧余曰意有在耶余

對曰必李某也因命從征劉喜曰得李公吾事濟矣
至順天賊酋行長勢益窘蹙劉行間密諭縱使遁逃
明甫鈎得其狀先令統制使李舜臣轉告水軍提督
陳璘同伏要港挾擊大破辛丑以都體察使居南歲
餘壬寅入爲領議政癸卯白虹貫日　宣宗命二品
以上言得失明甫言事忤旨遞領西樞時命策扈
聖宣武等勳余因事指陳明甫亂初請兵事　上曰
李某當倭奴充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
國者不能也命使並錄明甫聞命劄辭甚力勘定之
日大臣有忌之者指其辭劄曰此皆實錄漢老辭勳

宜矣持之甚力左右爭之不能得戊申　宣廟禮陟
今上改玉遭臨庶人獄上問處琗之宜余議以爲宜
全私恩俾不至死朝臣見者錯愕相顧明甫曰我亦
同辭郎官來告余驚曰恐上相未察末段語試往更
稟明甫笑曰第聯我名怡然不動未幾鄭寒岡逑以
都憲亦疏陳是議李完平因劄畧及之於是一時論
者紛然力攻謂之護逆事將不測上兩可而並止之
朝議遂分有執法全恩之異至于今逾甚其年夏中
朝遣嚴萬兩差官查問本國事又告訃使臣在京馳
啓中朝不卽許封上下悶急上又遣明甫陳奏明甫

以爲嚴萬將發萬一不幸先誣本國則使臣繼至雖工言不入不如先至 京師備陳實狀遂星夜兼程二十七日至京師留五月幹事而廻上大悅命其父某超陞堂上除判決事又官其子六品仍賜土田臧獲倍數己酉秋復拜領議政壬子春海西逆獄起至癸丑應犀之獄繼起事連宮禁比壬子尤危上連年逐日親鞫絲毫以上未嘗委有司淑問又讒說甚撓事有至難不忍言者明甫爲首相余以左僚日侍鞫庭明甫守正平反棘棘不阿時三司交章請誅永昌且欲三公宜率百僚庭爭一日上入更衣兩司長官

於殿上揚言曰廷議以大臣不卽伏閤爲咎不敢不告余出外明甫亦隨以退問曰廷議如是禍將先及於大臣子將如何余曰吾之意在戊申之議矣明甫曰然則死乎余曰禮云內亂不與焉我何必爲永昌死也明甫曰然則何居余曰子以首相當斷此論若命出置闕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議必磬于甸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明甫笑曰吾意也明日百官伏閤明甫以出置爲辭居數日有柄臣言曰朝議欲置辟而大臣啓辭只請出置非百僚所以爲　宗社意也辭極侵軼明甫笑曰已領僉意及草

啓持前議不變翌日其人稱疾不來曰不可與大臣苟同明甫聞之笑曰不來耶人各有見任自爲之獄事日急外間或傳將廢　母后鄭造尹訒以臺官避嫌首發是論余謂明甫曰吾得死所矣今時人所持以罔上亦所以脅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吾亦曰義理不明二曰討逆不嚴吾亦曰討逆不嚴三曰庇護逆黨吾亦曰庇護逆黨但所由言者異耳其所謂逆者未見其爲逆狀故不敢嚴討至於讞議辭亦依違苟逆焉而有司如是則義理果不明矣今臣而廢君之　母眞逆臣也眞知逆狀則凡在官者討

何敢不嚴黨何敢有護也前日爲永昌死則傷勇今
日爲　母后不死則傷義愸使吾君爲造與謗之蔽
也而貽累於天下耶明甫曰吾二人同進先以克盡
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覆陳啓磨礪以待上悟因
言臺諫不道之狀悉力擊破之無遺其可也余曰不
可吾等啓辭未半天威震怒或臺諫狙擊勢難畢說
臺官既詠引春秋眩惑上聽此事必詢大臣我粗習
春秋當引經據義段段攻破今已具腹藁或因獻議
或進一劄因及永昌不可加誅之意可也明甫曰試
具草示我翌日詣闕明甫附耳謂余曰此事何能忍

待數日我心如焚今日入啓如何余曰不可因以具
草示之明甫喜曰甚善越二日兩司先劾余余竢罪
東江自余去國明甫益倀倀無所聊睠顧國事憂累
聖德每歸私第仰屋飲泣輒却食不進唯索冷酒熙
然而已金悌男以國舅賜死方議告訃當否明甫引
春秋子無讎母絕母等語爲議時議大愕未幾上又
允庭請出置永昌論者又欲置法不知吾儕始議本
只此而止又不知明甫嶽立難撓謂可以禍福動至
促先倡明甫又進一劄以示之意於是物議洶洶前
所侵軼者欲因此去之一二新進承望旨意攘臂玉

堂倡爲按律之議三司同辭庭爭之強逾月不已上
只命削職八月退歸龍津時年五十三得疾日惡遂
不起今所大恨者廢 后之議起明甫欲急攻余欲
待時卒從余議余先敗退明甫孤立未盡所言泯泯
而沒使後志士殞涙千古余之誤明甫多矣其配曰
故領議政李山海女生三男一女長如圭蔭補郡守
次如璧縣監次如璜文科侍講院說書女生員鄭基
崇側室生四男三女如圭有二男象乾象坤一女李
基祚餘二人幼如璜有二女幼明年甲寅正月三日
合葬於楊根山夫人之墓明甫天分甚高精神秀朗

謙謹自持不色於藝平居粥粥若無能萬不施其二三而猶爲天下之聞人若使遭遇卬其囊底而盡出之則其功德之及人而人之慕尙宜如何也至於奉先之誠事親之孝睦族恤隣之仁非明甫所以輕重者不具載余嘗謂明甫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爲似宋璟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率是以行上以出於晉鄭之間不失爲名大夫下以出於唐宋之際不愧爲賢宰相又謂李某心大能臨事不動果以是獲戾于時亦以是揚名於後事雖可諱言不可沒輒哭記事哀不能文忘其

質俚竊言而隱書以埋之

行狀

李埈

公諱德馨字明甫漢陰卽號也其先出廣州廣州之李爲海東望族麗季有諱集號遁村忠穆王丁亥歲登科文章志節有名當世恭愍戊申歲以抗直觸忤賊僧辛旽旽將捕殺之竊負老父投于慶尙道永川地及恭愍辛亥歲賊旽伏誅始還家鄕以得免慘禍自是無行世之意爲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遁村生諱之直官至直提學直提學生諱仁孫官至右議政謚忠僖公沉毅有大畧不喜聲色忠僖公生諱克均

官至左議政燕山甲子被禍於公五代祖左議政生
諱世俊官至南陽府使以燕山朝被禍之故追贈兵
曹參判府使生諱守忠爲進勇校尉龍驤衛副司果
贈吏曹判書司果生諱振慶賢而有行不幸早世贈
議政府左贊成振慶生諱民聖娶金城縣令柳禮善
之女辛酉二月十二日巳時生公于漢陽之南部誠
明坊公生有異質沉毅醇謹不事遊戲人之見者無
不奇之八歲公父始敎小學書至元亨利貞公請釋
其意公父曰此理微妙雖釋之非幼兒所能曉得公
曰讀書必先詳其文義乃知意味强爲論說十一歲

受學於鄰丈家有盆竹枯死鄰丈呼韻使占一絕卽對曰春夏秋冬長作春歲寒然後獨青新如今憔悴羣芳盡恰似離騷澤畔人座客皆閣筆難和十二能作表策序記等文意圓辭暢文章夙成盖如此十四公從外舅柳相讀書於抱川地一日楊安邊士彥兄弟來過與公論文甚奇之仍攜往永平牛頭淵安邊先占一律公卽和曰野潤暮光薄水明山影多綠陰白烟起芳草兩三家仍唱和數十首安邊深歎曰公我師也公之文章非我敵也遂刻詩巖石而還十八捷司馬初試魁終屈於覆試人皆惋訝考官亦歎其

失才二十登別試乙科第一人分差承文院首被翰
薦以公婦翁及外舅相避不得應講遷陞本院著作
公外舅柳相於筵中啓曰臣姪李某才望俱出臣右
以臣之故久廢史官之路妨賢不可請遞臣職 上
曰予素知李某之才終可大用而大臣不可輕遞時
大提學李珥選將來典文衡之人而公與其選焉時
有一宰相夜訪栗谷屏人曰李雖有人望未知意向
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李聲譽方盛何可蔽賢
且薦人貴得人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
得 上命除漢語試射等事各賜綱目一帙使專意

讀書以備顧問時詔使王公敬民遊觀于漢江公以
製述官隨去有相工李時芳者卽詔使之友也見公
語深服焉言于詔使詔使曰朝鮮有李某願一見之
公辭以禮無私覿詔使卽書贈一絶曰吾友鍾峰李
公偶遇李吉士於舟中風度氣象遠超凡羣云余未
獲相接書此以贈爲神交焉其詩曰風流李白元供
奉年少終軍更棄繻百代聲華君不忝通衢千里見
神駒癸未北虜之變公爲事變假注書從仕累月政
院以病重啓遞　上曰此時非此人之才不可特
命調理行公公歷撰其時事蹟以進則　上稱歎不

已其後特令公書進 御覽題目筮仕之初人皆以
公輔期之二十四拜弘文館正字被選書堂公上章
力辭 上優答以奬之玉堂參下書堂賜暇爲第一
淸選至比登瀛俄陞本館博士 上親幸瑞蔥臺設
文臣庭試出三箭定天山二十韻排律公應製居首
自是戰輒冠軍無敢爭鋒一日判下文臣庭試則同
選爭道者先問政院明日李某就試又占高第耶公
聞之稱疾不試論者謂戰必勝攻必取固難也敵弱
而韜鋒退舍爲尤難也二十五陞副修撰歷司諫院
正言弘文副校理吏曹佐郞又遷弘文校理公欲爲

讀書上疏辭職 上嘉其意命換開官公以成均直講賜暇湖堂唯以讀書爲事戊子歸省安峽縣時倭使玄蘇平義智等將出來宣慰使該曹循例擬啓則自 上還下其望仍 傳曰倭使接待機關甚重且聞倭使能文云自古宣慰之任必如金安國蘇世讓等人差遣今書堂官員中有文才可合人極擇以送該曹以公爲擬 上命公乘馹上來特除吏曹正郎差宣慰使以遣公前往東萊留四日倭使出來設宴接見從容談話以書相答製詩酬酢凡干施措咸得其宜倭使望其儀表灑然起敬雖以蠻貊之無知亦

甚歎服己丑倭使入京請遣通信使言辭不遜朝廷
深以爲難公與禮判柳西厓商議以圖善處率倭使
還下東萊仍謂倭使曰兩國修好有年頃者叛賊沙
火同逃入日本誘率賊倭寇掠邊民此等賊若捉送
則爾國所望可諧云云玄蘇等留釜山先遣卒倭未
滿一月沙火同及被虜男女百餘名卽出來翌年
上嘉其功超拜直提學且賜銀帶同年秋遷陞同副
承旨公以早陞堂上爲未安上疏力辭　上不允轉
陞右承旨歷大司諫僉知中樞府事副提學大司成
吏曹參議辛卯又以歸覲峽縣乞由　上特賜豹皮

阿多介使之歸遺老親眷渥之隆前古罕聞同年超
拜禮曹叅判兼弘文館大提學公以嘉善兼是任曾
所未有且年少遽陞又極未安累上辭章　優奬不
允前是特陞嘉善者蓋欲兼提學故也壬辰春拜司
憲府大司憲遞拜同知中樞府事四月倭奴動兵直
指京城譯官景應舜持倭書出來書契中欲見李某
講定和事云自　上命會朝以議朝廷莫知所處公
於榻前請往見賊酋探問事情少緩其勢　上甚危
之不忍明言然事勢急迫終乃遣公而去及到龍仁
縣先送一譯于倭中諭以欲見之意譯官被賊鋒所

害無可見之勢計沒奈何還到京城則 大駕已西狩矣公蒼黃狼狽從間路追及 行在於平壤賊鋒已逼浿江 上揮淚語羣臣曰卿等願爲 祖宗勉圖恢復之計公又自請往以單舸見賊曰我國與爾國數百年通好一朝有何嫌怨而乃爲此舉耶賊盛張兵戈故示威勢顏色不變言語自若賊卽解兵威仍語公曰吾欲假道而朝鮮不許如欲入人之家先撤藩籬勢所然矣公嚴辭峻斥曰爾欲犯我父母之邦而以假路爲言非但難從爾請自此兩國將爲讎敵據理明言終始大責諸賊酋不敢復有所言其後

玄蘇亟稱公度量曰蒼黃之際言語辭色少無異於
昔日宣慰之時人所難及公料此賊非本國所敵與
宰相李鰲城首出乞援 上國之計 上可其議仍
遣公入遼東告急于 中朝中朝初疑本國與倭相
通而有此請不肯出兵救之公呈文泣訴竭力周旋
中朝始信本國危迫之狀先遣摠兵祖承訓率三千
兵來援及至本國賊勢甚盛孤軍莫能敵 中朝繼
遣提督李如松大發兵東征公以大司憲爲提督接
伴使力贊謀議親冒矢石竟復三京時倭奴遍滿涓
江以南郡縣空虛許多蒭粮無計辦供公周旋轉輸

俾免絕餉終乃進戰以收偉功癸巳拜刑曹判書四月入都城兵火之餘腥尸載路飢民塡壑公搜聚餘餉分給賑恤所活不知其幾又收諸處書籍及貨財分送該司以補國用提督聽宋應昌之言纔到忠州旋欲班師公曲勸南下盡逐餘賊提督令家丁出示應昌密通長帖曰事勢如此不得不撤歸卽拔帖以去公瞥眼之間能誦傳啓不錯一字同僚見之者以謂若神明焉公隨提督將送別于義州適値　大駕於黃州公謁　上上曰聞卿驅馳戰陣備嘗艱苦患疾深重良用憂慮　親賜御藥使之調治以行提督

渡江公卽旋歸仍覲于通津縣是年冬拜兵曹判書
時天兵撤迴 大駕還都朝廷草創萬事無形加以
南徼一帶盡入賊窟國勢汲汲朝不慮夕公與西厓
柳相公協力規畫新設訓鍊都監募聚良民作隊敎
藝逐日勸課且給粮餉以濟其飢公私兩便軍額漸
多扈衛防戍始得成形且造各樣兵器皆法紀效之
制廣設屯田以繼軍國之需撫恤軍卒如愛已子著
念官務有甚家事晝夜思量寢食具忘憂國之誠出
於天性甲午夏丁憂居廬于通津地執禮過毁幾不
能起及其襄葬也都監諸卒褁粮自來至誠赴役猶

恐或後其德澤之入人深者蓋如此同年冬自 上
以爲國家危急當此之時非李某不能爲矣今聞已
過襄事促令起復以紓國難且曰予不以賊不退爲
憂以卿不出爲憂 嚴旨累降必欲出仕而後已公
九上辭章泣血陳懇自 上特下嚴旨曰云云終不
得命黽勉赴召復拜兵曹判書公官務雖劇執喪愈
嚴居喪飲食一從禮文咸謂三年之內必不能支保
矣乙未逆賊李夢鶴出於湖西時公聲名表著爲賊
口所浼公席藁待命至於四十日之久自 上累下
溫諭曰予喜卿姓名出於賊口若因此罪卿適足以

墮兒賊之計中公惶悚感激出謝 恩命仍上辭章
多至十餘度始乃得遞丙申還拜兵曹判書遷吏曹
判書注擬之際至公無私每當一窠必求其人得之
則喜不得則憂劄記姓名臨政以擬王子宰執不敢
有所私囑親戚朋僚亦不敢有所希冀而草野之名
一善者無不誠咨力擧必置於百執事之列丁酉倭
奴再動 天朝大發水陸兵以御史楊鎬爲經理朝
鮮楊公性峻氣俠待之極難及聞先聲人無不大爲
疑慮朝廷以公爲儐接往迎于鎭江城經理與公論
說軍國諸事一見便卽推許公之所言無不從焉留

住箕京聞倭寇已犯湖西公投呈稟揭曰累十度請
進住漢陽以遏賊勢楊公果有其計卽單騎馳到督
戰益急大敗賊鋒於稷山地賊之不再犯京城皆公
力也公以爲倭奴雖退尙屯兩南一番掃蕩勢不可
已曲勸經理遂下嶺南先拔蔚山賊窟外城進圍賊
將淸正於內城多至一旬之久賊將勢迫幾降天不
助順雨雪交作人馬凍餒三軍少退時公暴露忘飱
效死不懈經理深歎顧謂諸將曰李陪臣風度雅量
雖出　天朝亦做閣老俄而經理被言西歸公亦隨
還戊戌右相有窠西厓柳相公薦公爲右議政俄陞

左議政提督劉綎南下時言于 主上曰願與本國

文武第一人同行料理諸事 上曰意有在耶相臣

李恒福在傍曰必李某也 上許之公又作南行前

到順天倭橋指告提督急攻賊城公亦不避死生隨

入戰塲交鋒大捷賊遂退縮城中賊酋行長在圍日

久糧盡勢窘頻請出降將不日捕獲劉綎爲人性本

驕詐欲得僞功密諭行長使之逋逃有若敗走者然

公先知其意卽達夜急通于統制使李舜臣與舟師

提督陳璘要水路挾擊大敗之自征倭以來前後獻

捷未有若此之大者公深憤劉綎所爲密啓于朝廷

羣小據朝故欲陷公反示其狀啓於邢軍門劉綎探悉其狀大怒曰三十年功名因李某都墜了怨公欲害之人皆爲公懼公往見劉綎穩叙夙昔不露聲色綎雖內懷不平外實尊敬臨別至贈贐物留詩以美之己亥公被數三奸臣密劾上章辭職 上曰卿之心事如靑天白日狂風恠雨雖或發作其體固自若也今卿所爲內不愧心外不愧人劉氏之子焉能害于國匃于人哉 天寵雖隆勢不能安位累辭得遞移拜判中樞府事辛丑春自 上軫念南事以公爲四道都體察使公承命南下修擧軍政務除民瘼規

盡百爲一出至誠黜陟臧否一任公道毫無容貸方
伯守令或有望風解印者時倭使橘持正輩持書契
出來公以爲此是馬島所遣日本必不能盡知不許
下陸乃設館於島中使之留處說稱　天朝方憤爾
國所爲善後兵馬尙屯國中修好一事安敢於此際
開口然爾國若革面輸誠盡變前日之事則終必有
善處之端其後揭報軍門累出諭倭告示張掛釜營
以折哄脅之言邊事到今無事者無非公周旋之力
也公素諳賊情凡有度如合符節少無差失壬寅春
還拜領議政是年夏逆變起於湖西公以首相平反

理獄所活甚多叅鞫諸官以緩治逆獄必激 上怒皆爲憂懼 上又下敎曰春秋緩治逆獄則是亦逆也諸官相顧失色公怡然不動以婉辭直言備細覆啓 上怒卽解橫罹逮獄者得放釋癸卯春白虹貫日 上命二品以上各書啓所懷時臨海有殺害宰臣之變其子柳舶欲爲復讎反被臨海所陷幷與捕盜大將邊良傑繫獄受刑幾至死域國人擧切嗟痛天怒甚峻大小之官緘口莫言公甲辰春不避私嫌冒進長劄極陳其寃狀 上怒益激乃下 嚴敎公卽引疾呈告三度得遞移拜領中樞府事其後臨海

常怨公欲陷之時勘定請兵扈 聖宣武等諸功
上因元勳啓辭傳曰李某當倭奴充斥之日以扁舟
見賊非忘勞循國者不能也 命收錄公入劄辭勳
上猶不允公遞相之後權臣專政不錄公名人皆憤
鬱而公自謂快於心矣丙午權臣當局僞致犯陵賊
講和而誤邊事也公獻議累百言痛斥其非權臣甚
疾之終不能害公戊申春 先王賓天臨海之變出
於殯側三司俱請以按律公首發全恩之說乃被時
輩極斥呈病在家未幾鄭寒岡以都憲亦疏陳是議
李完平李鰲城相繼劄及之時輩謂之護逆禍將不

測夏　天朝欲查臨海狂病與否出送嚴萬兩差官
舉國遑遑不知所爲一日差官於御前請質臨海之
事入侍諸臣莫能發一辭以答特命召公入公卽入
對曰以弟證兄於義不可一言明釋差官深服公言
卽罷出時　天朝流言橫播有不忍聞差官查質之
外又有多官會議之論告訃之行累月留京趑不準
請朝廷驚惶悶慮又特命公爲陳奏使公乃自辟黃
愼爲副星夜奔馳發行卄七日乃抵北京逐日呈文
血誠號愬每見閣老及該部諸官泣陳本國悶迫事
情辭意懇惻閣老及該部諸官亦皆動念屢上催本

留館五箇月竟得準事而其往返一路也 天朝諸
鎭之官或盛設酒饌出迎路左或貽書贈贐無不款
遇護行此二百年來前所未有而公之見重於 上
國之人如此矣還朝之日卽命公父超陞堂上拜判
决事且敘子弟爲六品職給與田結奴婢以勞之已
酉秋還拜領議政壬子春金直哉之獄起於海西連
及朝士名人至癸丑年朴應犀之獄繼起事連宮禁
時事日漸危懼逐日親鞫絲毫以上未嘗委有司淑
問又有奸臣作孽事有至難不忍言者公以首相日
侍庭鞫守正平反棘棘不阿若涉於無辜之人則忘

身趍出至誠陳懇多所生活時三司交章請誅永昌
且言三公宜率百僚庭爭一日兩司長官揚言於殿
上曰廷議以大臣不卽伏閤爲咎公聞此言退而歎
曰天若助國必無此事凝然不動翌日奸臣稱疾不
來曰不可與大臣苟同公聞之笑曰其人不來耶人
各有見任自爲之同僚大臣爲公危之公曰死生命
也持前議不變獄事日急外間或傳言將廢 母后
翌日詣闕公語僚相曰我心如焚今日吾二人同進
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覆陳啓因言時
輩不道之狀僚相曰徐觀事勢爲之已而金悌男以

國舅賜死方議告訃當否公引春秋子無絕母讎母等語爲獻時議大愕未幾廷議請誅永昌公進一劄示其不可誅之意時輩承望奸臣旨意竟爲按律之議三司同辭逐日陳啓逾月不已竟至削職八月退歸于楊根村舍乃於十月初九日病暴重不救享年五十三聞公之訃尺童走卒莫不垂淚深山窮谷亦皆傷痛公天禀極高神通夙成謙謹自持若無能焉立朝三十四年未嘗以才智先人而至其臨亂不爽當變盡常確乎其操守有賁育不能奪者居家奉先以誠事親以孝雖官高之後滌器之事灑掃之禮必

躬親之公所著封事詩章甚多而盡喪於兵火只有若干稿行於世少負時望早致宰列唯以國事爲憂不知家人產業一畝田一口奴無買占者入閣幾廿年家無擔石之儲聞人之善雖在微賤必取焉見人之過雖在疎遠亦未嘗出于口有一邊倅適公所舉人以苞苴潛焉公大怒即令還給使子弟貽書大責之自是其人遂絶跡於公之門矣平生少交游大小之官絶無非公事到公門者亦不見公因私出入也敦睦九族顧護鄰里凡有婚喪盡力救濟每當受祿必周其急公配贈貞敬夫人李氏即議政府領議政

諱山海之女文孝公諱穡之後事舅姑奉祭祀一從禮制壬辰之亂先公早世旌門享年二十八有三男一女長如圭前楊根郡守次如璧前殷山縣監次如璜中壬子增廣前侍講院說書女適成均生員鄭基崇側室有四男三女皆幼如圭生二男三女長象乾次象坤女適士人李基祚二女皆幼如璜有二女皆幼鄭基崇有三男一女皆幼甲寅正月初三日合葬於楊根夫人之墓

謚狀　　鄭經世

公姓李氏諱德馨字明甫自號漢陰系出廣州望族

也其先世有聞人在麗季曰集以文章氣節有大名
於世辛旽惡其抗直欲殺之負父而逃匿於永川地
旽誅始還判典校寺事與圃隱甚相善今圃隱集中
有哭遁村詩卽其號也入我朝有曰仁孫官至右議
政謚忠僖曰克均官至左議政燕山甲子被禍寔於
公爲五代祖高祖諱世俊南陽府使　中廟朝贈兵
曹叅判以與父同被禍故也曾祖諱守忠贈吏曹判
書祖諱振慶賢而有行不幸早世贈議政府左贊成
考諱民聖知中樞府事贈議政府領議政妣柳氏縣
令禮善之女公以嘉靖辛酉生有異質沉毅醇謹不

好弄八歲讀小學請問元亨利貞之義議政公曰非幼子所能曉對曰讀書必先詳其文義乃知意味議政公大奇之十一歲吐詞驚人十二而大成長篇大作信手滔滔十四楊蓬萊士彥來過相攜遊水石間占一律公和曰野濶暮光薄水明山影多楊歎曰君我師也萬曆庚辰捷大科選入槐院旋被翰薦以外舅李公山海及舅柳公坱親嫌不得應講時 宣祖將講訓義綱目命選才臣特賜內藏御帙使之溫習備顧問一時榮之凡得五人公與焉壬午詔使王公敬民遊觀漢江公以製述官隨王公聞其名請與相

見公以禮無私覿辭王公不敢强遺一絕以結神交
有通衢千里見神駒之句尋拜弘文館正字賜暇書
堂故事以玉堂參下得 賜暇爲第一淸望至比登
瀛公與白沙李公恒福同登是選時論翕然稱爲得
人時栗谷李公珥典文衡實主是選有一宰夜訪李
公屛人謂曰兩李果人望然未知意向不可輕易引
進或壞時事李公曰薦人貴於得才何論意向其人
爭之至夜分不得而去乙酉 上幸瑞葱臺公應製
居首自是聲名藉甚無敢爭鋒一日命文臣試大庭
同列爭道者問政院曰明日李某又占高第耶公聞

之稱疾不就試識者器之陞副修撰歷正言副校理
吏曹佐郎遷校理以仕宦妨學上疏辭 上嘉其志
命遞授直講戊子日本使玄蘇平義智來聘 上以
機關甚重且玄蘇有文才命極擇宣慰使銓曹以公
應旨 上特遷公吏曹正郎以遣之公至玄蘇輩望
其儀表灑然起敬及入京請報聘甚力朝議難之一
日公於宴席從容語曰兩國修好本以信義爲重頃
者我國賊沙火同逃入日本誘率賊倭寇掠邊民而
爾國不之禁信義安在未可遽議報聘也玄蘇等急
遣卒倭不踰月以沙火同及被擄男女百餘人來獻

上嘉之庚寅超拜直提學賜銀帶秋陞同副承旨公
上章辭以驟不許序遷至右承旨歷大司諫副提學
大司成吏曹參議辛卯以覲受暇　上賜豹皮褥令
歸遺異數也尋進階特授禮曹叅判兼大提學公以
年少躐陞未安又以嘉善典文衡前所未有累疏懇
辭優奬不許壬辰春拜大司憲尋遞授西樞四月日
本大舉入寇宣言欲見李宣慰議和　上會羣臣議
莫能決公曰寇深矣何可辭難入對請行單騎馳至
龍仁則賊已散漫不可入還到漢江　大駕已西幸
矣從間路追及平壤賊進逼浿江又請見公公片舸

會于江中是日羣臣諸將在江岸望見者無不悚然失色公見賊辭氣自若數之曰若等無故興兵壞却數百年通好是何意耶玄蘇等曰吾欲假道入大明朝鮮不許譬如將入人家不得不先撤藩籬也公曰爾欲犯我父母之邦而脅我假道國可亡道不可假自此兩國之好絶矣何和可議聲氣俱厲賊不敢復言後玄蘇亟稱於人曰蒼皇之際言語氣色與昔日尊俎時無異人所難及也公料此賊非本國所辦請乞援 天朝大臣持難公固爭之 上可其議遣公行至遼東郝巡按杰見公辭語慷慨爲之愍然改容

卽使宜遣祖承訓等三將先嘗賊鋒皆敗還　天朝遂大發兵遣提督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明年春大軍到義州公以大司憲爲接伴使時三京丘墟八路潰裂百度蕩然無著手處公周旋其間竭力焦心日應待諸將辦給芻糧不致乏絕提督大悅遂克平壤復松京　上懋其功增秩爲刑判四月天兵入漢陽兵火之餘餓殍滿路公搜聚餘餉賑給士民所全活不可勝數先是　上在肅川令募兵敎鍊扈衛帳殿至是公與西厓柳相國協心規畫張大其事置陳製器皆倣中朝制廣設屯田以助軍需公私賴焉甲午夏

丁內憂　上以國事艱危非公不能濟冬命起復治事公九上章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憂以卿不出爲憂辭旨切峻促令赴召遂黽勉入朝由吏判移判兵曹乙未逆賊李夢鶴起兵湖西未幾敗伏誅逮餘黨鞫之賊以公勳名盛大藉口焉公席藁待命四十日　上溫諭不許不得已起視事十上章乞遞始得命丙申還判兵曹俄遷吏曹丁酉賊再動　天子遣四大將發兵十萬以御史楊鎬監軍經理朝鮮事楊公年少有俠氣輕視天下士動以氣勢凌轢人先聲至人皆洶懼　上以公前在李提督軍中能得

上下心命往償之楊公一見傾倒如舊公因言曰今賊已逼畿甸若失漢江則事危矣今能疾馳進以鎭都城人心賊勢可及遏截也楊公從之卽單騎馳到督戰益急遣偏師大破賊鋒於稷山賊將淸正等悉敗走楊公南下追圍島山拔外城賊退入土窟朝夕且降會天大雨雪人馬凍飢天兵左次時公在軍中氣益厲不少挫楊公甚奇之謂諸將曰李陪臣雖在中朝亦當端委廟堂而尙屈百僚不亦異乎未幾楊公被讒去公還朝戊戌拜右議政提督劉綎將南下言於上曰願得本國第一人文武備具者同行

上顧右議政李恒福曰意有在耶恒福對曰必李某也上遂命從征綎喜曰吾濟矣兵至順天賊酋行長勢益窘蹙堅壁不出綎性狡憚戰而貪功令間密諭行長使遁去欲因爲已功公獨鉤得其狀卽夜急通於統制使李舜臣令與舟師提督陳璘邀擊于洋中大破之公惡綎所爲密啓于朝有惎公者宣之故令綎聞之綎大怒曰俺三十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盡耶己亥洪汝諄以此事密劾公公上疏乞解職 上答曰卿之心事如靑天白日狂風驟雨雖或發作其體固自若也卿旣內不愧心外不愧人劉氏之子焉

能害于國匃于人哉公不能自安累辭得遞授判中樞府事辛丑以都體察使居南方歲餘振肅軍政蠲除民瘼南土晏然尤長於料敵筭無遺策一日倭使橘智正持書契出來有恐喝求和意公以爲此是馬島詐稱非日本所知不許下陸遣人語之曰 天朝以日本反覆難信屯兵本國以爲善後之計不可於此時輕易發此口也乃收聚天兵之落留我境者作爲一屯以示之揭報邢軍門出諭倭告示帖張掛釜營折其哄脅之謀邊陲之至今無事公之力也壬寅入爲領議政癸卯白虹貫日 上命二品以上言得

失公言事忤旨有　嚴教卽引疾乞解移拜領中樞
府事時命策宣武扈　聖諸勳下　教曰李某當倭
冦衝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國者不能
也　命錄勳公八上劄力辭　上執不許勘定日柳
永慶爲首相指公辭劄曰此實錄也漢老辭勳宜矣
竟不錄物議稱屈戊申　宣祖上賓梓宮在殯臨海
獄事起三司交章請按律光海下大臣議公與左相
李恒福同辭以爲宜全私恩俾不至死未幾鄭寒岡
逑以都憲疏陳是議李相國元翼亦於劄中及之一
時論者譁然力攻目爲護逆自是朝議遂分久而愈

激先是光海在東宮　天朝以捨長立少不許冊封
至是告訃使李好閔至則　天朝遣嚴萬兩差官查
問臨海病狂狀一日差官於御前面質其虛實入待
諸臣錯愕莫能措語光海命召公入公趨入曰以弟
證兄義不可差官不敢更問而退時　天朝論議紛
然不卽許封李好閔留玉河累月不得請擧國遑遑
光海命公爲陳奏使公以爲今差官將發還不幸誣
言先入則使臣繼至雖力辨無益不如先至　京師
備陳實狀遂星夜兼程二十七日至　京師留五月
呈辭竟得竣事而還光海大悅命父某超陞通政除

判決事官其子六品職賜土田臧獲倍數己酉秋復
拜領議政壬子春海西逆獄起逮及搢紳名人癸丑
朴應犀等獄繼起則獄事狼藉誣引宮禁比壬子尤
慘光海素蓄疑忌前後獄事必逐日親鞫未嘗委有
司淑問奸人樂禍者又入左腹慫慂之事有不忍言
者公以首相日入侍守正平反棘棘不阿橫罹者多
得釋時永昌大君㼁齒纔齔李爾瞻等指爲禍本嗾
三司交章請誅且言三公宜率百僚庭爭一日光海
入更衣大司憲宋諄大司諫李冲於殿上揚言曰廷
議皆以大臣不卽伏閤爲非不敢不告公起與恒福

謀曰事將若何恒福曰子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令出
置闕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論必欲罄于
甸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公曰吾意也明日百
官伏閤以出置請光海不聽居數日爾瞻抗言於大
臣曰朝議皆欲置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百僚所以
爲　宗社意也語極侵軼公笑曰已領矣及草啓持
前議不變翌日爾瞻稱疾不來曰不可苟同公聞之
笑曰不來耶人各有見可任之也獄事日急外間或
傳言將廢　母后臺官尹訒鄭造於避嫌中發其議
公謂恒福曰此事何可一刻容忍我心如焚今日請

與君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復開
陳以待上悟因極言此輩不道之狀悉力擊破之無
遺可也恒福曰不可吾啓辭未半天威震怒或臺諫
狙擊勢難畢說彼旣誣引春秋眩惑上聽此事必詢
于大臣當於獻議中引經據義段段攻破因及永昌
不可誅之義可也公諾之事未及而恒福被劾去已
而 大妃父金悌男以謀逆受誣死方議告訃當否
公引春秋子無絶母讎母等語時議大愕未幾光海
允庭請取永昌于 大妃側出置江華論者必欲置
之法促公先倡公進一劄以示意爾瞻輩大怒以爲

黨途於是李惺朴鼎吉等希意攘臂請按律三司爭之踰月而光海不許只命削職公退去龍津別墅睠顧國事仰屋飲泣却食不進因得疾日劇遂不起十月初九日也年五十三遠近聞之莫不嗟傷出涕曰自此國無紀矣訃聞光海亦震悼卽命復爵以明年正月三日合葬于楊根某山夫人之墓公精神明秀風度凝遠未弱冠人已以公輔期之天分甚高絕出流輩而謙謹自持未嘗有一毫矜高色平居粥粥若無能而遇事英氣奮發恢恢有游刃地立朝三十四年匪躬盡瘁不擇夷險卒能贊襄中興之業而方且

自視欿然不以功自居與人相接色笑雍容和氣襲人前後儐接　天將莫不懽然相得有如醇醪醉心戊申陳奏之行名動中原其往返一路諸鎭將官或酒饌出迎或贈贐者護行者相屬於道每本國貢使至　京必問公安否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殆公之謂也白沙李相國誌公墓而斷之曰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待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爲似朱璟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率是以行上而出於晉鄭之間不害爲名大夫下而出於唐宋之際不愧爲賢宰相君子以爲知言云公所

爲詩文甚多而兵火中散失殆盡只有若干卷藏於家夫人姓李氏領議政山海之女牧隱先生文孝公穡之後事舅姑以禮事君子無違德壬辰之亂年二十八以節死旌其門贈貞敬夫人有三男一女長如圭前府使通政次如璧縣監季如璜今爲黃海監司女適縣監鄭基崇側室有三男如璞如璓如璇三女前萬戶李橙醫官許棨一早寡府使有四男象乾象坤象謙象鼎四女承旨李基祚士人崔有石士人洪彙一幼縣監無後監司有一男幼六女進士吳挺奎進士睦行善餘幼鄭基崇有四男鈐鏻鋠一幼二女

士人李明徵一幼內外孫曾又有十四人始公歿正
在羣小揶揄之日諸孤等不敢爲請謚計後十一年
天啓癸亥天日清明羣凶悉誅磔一日二孤以家狀
及白沙誌來曰願得公文字請於朝圖所以易其名
者余惟此事非蕪拙所及而獨念平生出入公門墻
之下辱知奬甚厚今於此役義有不可辭者遂畧敘
其在人耳目者如右以備太史氏之採摭焉

神道碑銘 幷序　　趙絅

故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漢陰李

公葬在楊根之龍津江上漢陽趙絅刻其墓碑曰昔我　宣祖大王平夷亂還舊都以恢中興之業聽輿人之誦咸曰姓李三相輔之翼之左之右之以有今日云三相即李完平李鰲城漢陰公也公於三相中年最少才最雋協心同德與俱上下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公實爲最公諱德馨字明甫居在漢山之陰故自號漢陰其先廣州人有諱集以文行致大名當恭愍世賊僧旽惡而欲害之負其父唐逃隱永川旽誅仕爲判典校寺事事載麗史與鄭圃隱相善及卒圃隱以詩哭遁村是也入我　朝曰仁孫曰克均父子

爲相李氏遂大顯克均被燕山甲子禍於公五代祖
也諱世俊府使爲公高祖諱守忠贈吏部尙書爲公
曾祖諱振慶賢而早世贈貳相爲公祖考考諱民聖
知中樞贈領議政室文化柳氏縣令禮善之女公生
於嘉靖辛酉生有異質沉毅醇謹不喜嬉戲八歲入
學剌口難疑非孺子爲者未舞象卓然早成楊蓬萊
士彥攜遊山水間有唱斯和愈出愈佳蓬萊嗟賞曰
子我師也公所塗綠陰白烟等四句刻之錦水溪石
至今宛然二十對策登上第由槐院薦史苑時外舅
鵝溪公方主中秘書公嫌不應講　宣廟將講綱目

命選備顧問才臣五人出御府冊界之公與焉一時
榮之壬午詔使王敬民來遊漢江曰聞東國李某好
人得見否公以外臣無私交辭王公書贈一絕敘曰
聞君風度出乎類余雖未獲交贄贈此以爲神交云
俄拜弘文正字且賜暇與白沙同升清選之極栗谷
公方握文衡主是選有一宰夜抵栗谷所曰兩李果
人望公如未諳意向薦之恐壞了時事栗谷曰薦人
在得人胡論意向其人爭之不得夜深乃去明年
上幸瑞葱臺公應製居第一自是戰藝常冠軍然不
欲多上人公志也嘗於庭試同進者出噎媚語公遂

稱疾讓登聞者偉之陞副修撰歷正言副校理爲選
曹員外戊子日本玄蘇平義智來聘公以吏曹正郎
任宣慰二倭望公儀觀不覺起敬及入京享燕蘇等
請報聘甚力公正色曰交鄰修好舍信義無適日者
爾國封疆臣挾我亡虜沙火同憑陵我邊陲係虜我
人民爾國莫之禁信義惡在語未卒蘇智遣卒倭不
踰月執沙火同及被虜髦倪百餘指以獻　上嘉之
特拜直提學賜銀帶庚寅陞同副承旨歷右副副提
學諫長國子銓議辛卯超拜禮曹叅判兼大提學時
年三十一自春亭以後典文衡者皆用宿德峻秩未

有如公妙齡得之者當時老於文學及畜銳超乘者不止若而人至登壇執牛耳咸曰莫先李某壬辰鴟夷爲封豕長蛇荐食我國宣言要見李某議媾　宣廟歷問于朝囁嚅不能對公進曰急病臣職也請單騎馳至駒城翟氛散漫無隙可投還渡漢江則　大駕已西狩矣從間道及平壤賊逼浿水又請見公公又請往單舸會江中羣臣諸將望見者無不變色易容公見賊氣自若責之曰爾等無故興兵壞百年好何蘇等曰吾欲入大明朝鮮不假軍塗之故公乃竦顏折之曰爾欲寇我父母國我國有亡而已何以和

爲其後蘇等嘖嘖稱公曰對壘辭語無異昔日樽俎間信難及也公夜渡大同上謁　帳殿與大戎鰲城合力陳乞救　天朝事大臣難之公抗言不已議遂定　駕次定州乃遣公行與鰲城班荆而別其贈處之言壹似申胥我能興楚者人皆知公必能辦也及至遼雀立不轉沫血飲泣上巡按書者六巡按郝杰歎公竭蹶露衷不暇以聞便宜發祖承訓等三將先嘗倭少衄　天子於是赫怒大發兵李如松爲大都督諸將賈勇競勸一鼓而熸丸都賊屯於是東人凜凜始有恢復之望矣明年公以都憲出儐都督左叅

幕籌右主軍餉雖以都督之嚴遇事肯綮則必問公
斷當是時血流原野都鄙赤立公徒以忠義激瘡痍
心飛輓未嘗乏絕兵馬賴以飽騰卒使天兵長驅復
三京如指掌焉論其功懋孰與高下 上嘉悅增秩
大司寇夏四月公導天兵入漢陽汛掃 廟社灰燼
大臨故老餘存者無不涕泣見公如見父母京城新
刳於兵飢疫交熾父子骸骨之民噭噭荊棘中僵殍
縱橫道路公拮据卒食之踦賑活翳桑殆不可數又
鳩書籍散逸者以備講帷頃公代鰲城授本兵與西
厓柳相撫綏都民甲午丁丙艱 上以爲虞危未弭

李某國之楨幹一日不可無命起復公九上章辭不
報下　峻批至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憂以卿不出爲
憂公不得已飲泣赴朝拜吏判陳時務八條鑿鑿中
端若俞扁之用藥皆可以起死回生也其中穀飢民
丁壯充禁旅號曰訓鍊都監凡戈楯砲鈹皆倣戚繼
光書也廣設屯田于中外以贍國用以足軍餉趙營
平之策無以過也識者謂中興之本寔在此舉云乙
未移兵判丙申湖西賊夢鶴稱兵陷二邑洪州牧洪
可臣討誅之餘黨被逮誣引公名若己酉之變李相
浚慶名出賊口者公席藁待命　上數下溫諭且使

絫鞫公十上章堅懇不已始釋本兵丁酉倭再踏我
郊 天子遣四大將率兵十萬御史楊鎬爲監軍楊
公年少作氣勢奴視天下士東人聞聲洶洶 上察
羣臣惟公曾入李提督幕府得上下心命公往儐楊
公一見傾倒公乃言曰今賊氛甚惡渡漢不朝伊夕
一失天塹雖天兵之威難以爲力楊公聞言卽投袂
入城責戰益急麻貴鐵騎縱鏖賊稷山素沙郊京都
再安公力居多云楊公乘勝而南圍清正於蔚山鑪
其外壘賊衆多死清正郤入土窟雌聲乞降會天大
雨雪軍馬餒而股弁天兵遂左次公雖在危急中意

氣自如楊公獨覩偉之曰李某雖在中朝端委廊廟
尙屈百僚異哉　上聞卽爰立作相時年三十八無
何陞左台劉提督綎引兵南下　宣廟祖送劉斤斤
言本國文武備具者第一人吾與之俱足矣　上顧
右相李恒福曰意有在耶對曰必是李某　上遂令
從行劉喜曰吾濟矣至順天賊酋行長窮蹙死咋殲
可指日劉性狡獪恐人分功陰諭行長遁公鉤得其
狀令統制使李舜臣約水軍提督陳璘隘諸要港大
破之行長僅以身免綎聞之大恚曰李某墮我三十
年勛名耶己亥洪汝諄摘此媒孽公公十上章乞解

上批曰卿之心事如靑天白日狂風驟雨雖或間發其體自若卿旣內省不疚劉氏之子焉能害之哉公猶不自安累控解相印授判中樞辛丑以都體察使鎭南徼肅軍政爬民瘼湖嶺以寧公長於料敵敵之情僞效於指諭倭使橘智正把書契來虛喝求和公以爲此馬島謾非日本事也郤而不內且語橘倭曰天朝以女倭傾側反覆留兵本國以備非常女敢於此時以躛言慢我仍集天兵之落南不歸者娖隊馳告邢軍門博諭帖張諸釜營賊闕口而退壬寅入爲領議政癸卯白虹貫日 上命二品以上言事公進

言忤旨遞拜領中樞時策宣武扈　聖等勳開局
宣廟下敎曰李某當倭寇充斥日單騎見賊會非忘
身殉國者不能趣命錄勳公八上劄辭　上不許及
勘勳時相柳永慶反指公劄曰此宲錄也漢老辭勳
宜矣遂不錄物議譁然戊申　宣廟上賓梓宮在殯
人告臨海叛三司直請按律光海下大臣議公與左
相李恒福同言恩當揜義鄭寒岡逑以都憲陳疏主
全恩李相元翼劉辭亦主全恩時論鶻起呶呶目全
恩爲護逆殊不知尺布之謠文帝終身病之也先時
天朝以捨長立庶不許光海封典至是告訃使李好

閔至京則輒遣嚴萬差查臨海病狂狀舉朝錯愕留噤而已不敢措一辭公趍而進曰以弟證兄雖下國不敢聞命差官聞是語不復更問蓋萬曆末建儲久未定雖藩國請封 皇朝例以靳許故光海命公爲陳奏使公兼程疾行二十七日入 京五閱月幹事而回光海大悅陞公父通政判決事官其子六品賜土田臧獲倍敦己酉秋復拜領議政辛亥仁弘誣詆晦退兩先生公三上劄痛斥仁弘之妄壬子春海西獄起癸丑應犀之獄纍起考一連十誣引狼藉至焄宮禁比壬子尤慘讒諂態臣先中君心光海親鞫慮

囚無慮日入侍諸臣盡慴公守正不阿務在平反被
誣者頗釋羣宵甘心永昌大君指爲禍本大君纔八
歲矣嗾三司請甸磬又欲驅大臣庭請大司憲宋諄
大司諫李冲揚言殿上曰廷議皆以大臣不率百官
伏閤爲非居無何爾瞻直怵大臣曰朝議欲致辟於
永昌大臣只請出置非吾等爲　宗社意也公笑而
不動草啓猶持前議不少變瞻等慍而無奈何始公
與鰲城議斷此事鰲城曰若出永昌於外而止吾等
無以死爭理故公諰意從之然請出永昌亦非公之
素志永昌旣詘猰狗舐糠必欲及米臺官鄭造尹訒

丁好寬等訟共發廢　母后論公謂鰲相曰生乃見此事何可一刻容忍我心如焚今日請與君進一劄首以盡誠孝安　慈殿反覆開陳仍切劾言羣小無天不道叩頭流血期以回天庶幾哉吾責塞矣鰲相曰不可吾啓辭未半上或震電馮怒或臺諫狙擊吾何從畢吾說然茲事體大終必詢大臣吾等少安無躁瀝盡肝血於獻議中何靡厲如之公亦然之俄鰲相先被慫去公獨奈何哉國舅金悌男被誣砥死耽耽　慈殿追無日也廷臣方議告廷典訃于　慈殿公引春秋子無讎母絕母等語爲立議頭腦羣小大

愕爾瞻纘男拉惺鼎吉爲助操戈弩眼以爲黨逆無

過李某三司并請按律者浹月光海不許秪命削職

公退歸龍津睠顧王國仰屋咄咄繼之以泣却食不

食夜不能寐遂得疾日惡竟不起卽十月九日也春

秋五十三訃聞光海震悼命復原官於是上自大夫

士之賢者下至吏胥軍旅闤闠小民聞公之卒無不

咨嗟涕洟曰吾其如何或罷市巷哭或相率出貨財

稅其門趾相嚙不止此在宋時京師之民哭司馬溫

公如是云抑不知公何以得此於人公之純忠一德

自壬辰浹人心腹刃莫畢屠斯民者三代之直道而

行者也其欲爲公死無所辭奚收司之律足顧公事
宣廟二十九年始也左詩右書賁飾文治人莫敢望
焉然功用旣興則未也及至龍蛇大難洪水滔天二
百年　宗社生靈吞吐於鯨鱷之喙公以孤身重跰
奔命凡上之所急下之所戴眼顒望者出隻手掉寸
舌無不得宜此之爲功雖古誰亢公猶執謙避之不
居君子以是尤多公云公事光海自戊申始也當是
時新遭天崩之慟虞危萬端公竭忠盡智追　先后
之際遇欲報新君者諸葛武侯之心也觀於戊申新
政劄公可謂社稷臣也累累數千言上言全臨海次

言畏天命中言盡孝　母后下及輔導儲位開言路
納忠直嚴宮禁戚畹事出入詩書易春秋指前代以
爲鑑戒光海如用其中什一二安有厲憐王事者悲
夫惟公一人之身遇　宣廟則謀行功從夷亂安邦
如板上走丸遇光海則其所匡君者人以爲誹其所
盡忠者人以爲訐逢君慫恿之徒擧文罔而閃鑠之
公安得脫乎千秋之士必有讀公文於邑流涕者矣
公歿未幾鰲相謫北青梧相配洪川輿人所誦姓李
三相不死則遷邦國安得不殄瘁而卒之亡也公精
神秀朗風度凝遠未弱冠人見者咸以公輔歸之所

與遊未嘗見公有喜慍色處羣從間常持卑克伐媢誕一不出諸口兒時見鄉族之貧無者必思濟之及貴內外親戚無疎遠如歸至於事親每懷孺慕之心天植然也白沙李相與公肝膽相照死生靡間公捐館時含沙待影者何限白沙作公誌不遺一事戒公胤子勿泄斷公平生曰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言似宋璟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世以爲知言公文章出於六經佐以洛建諸老書斷事則主魯史聖經稽古之力藉涑水資治泛濫外家爲深博無涯涘凡所述作立就數千言

故丙丁年間天將文移書牘旁午左酬右酢公筆居多有韻之文風流雅致如其人云夫人姓李氏領議政山海之女牧隱先生穡之後婉嫕有操事舅姑佐君子皆盡禮敬壬辰亂節死年二十八旌其門贈貞敬夫人生三男一女長如圭通政判決事次如璧縣監早世次如璜嘉善監司女適府使鄭基崇側室男三如璞如㻄如璇女三郡守李憕醫官許棨一早寡判決事生四男象乾禁府都事象坤象謙象鼎判書李基祚士人崔有石洪彙李龜徵婿也縣監無子以判決第四子象鼎爲后監司一子象震六女進士吳

挺奎叅議睦行善縣監鄭僖士人趙德潤李玄年進士徐來益鄭基崇四男鈐鏻鋧銑鏻文科府尹士人李明徵正字韓五相其婿也內外孫曾凡幾人公沒後十一年 仁祖大王正宗祊公嗣子如圭始請謚狀于太學士鄭公經世上太常入奏謚以文翼又四十年公孫都事象鼎奉鰲相所爲襄銘及愚伏堂所爲謚狀扣不佞于青城山下涕泗而言曰祖父之墓木不啻拱矣於今式宜有顯刻而顧諸父諸兄不克永世今不肖獨存且念今之世與大父幷世者不憗遺一人聞大父風烈跂而慕之者亦少竊聞執事樂

道人之善多銘賢大夫功德敢藉先靈以樂石顯刻
累執事不佞於是蹴然辭曰先相國偉忠大業不獨
人口皆碑太史氏旣以大書特書之不足也奚待老
傖之翦翦冷言況不佞委巷晩出也雖嘗承乏幸忝
文任蓬心蒿目隔重膜作者蹊逕何敢形容大君子
事蹟此事之屬惡可輕願子更思之都事公揖而退
而復進者三觀其色不得拙文不休不去意者繆謂
不佞稍能耳剽壬辰戊申事性且不喜諛如是强之
歟義㝠有不得竟辭者遂剟李鄭二公所撰檃括焉
又續以謏聞之萬一序以銘之銘曰

維廣李先遁翁其倡孝節並峙于后趾美忠僖喬梓
左相是繼出將入相克文克武天全魄毀淮水不絕
維嶽降神維公繼起公之器宇仡自髫齔覩者嘖嘖
天人之對拉鼉駕董一發破的翔于郎署盛之玉堂
天寵日渥峻之文柄才踰而立國朝疇敵逮于壬辰
鯨浪掀天　天步跼蹐公於是時南北惟命誓天殲
賊口伐虺毒誠動帝庭師渡鴨綠長轂雷野大礟震
堞蟻屯褫魄三京盡復山河湔羞公不有力出入矢
石雍容無怖經理攸伏上籍其實錫秩三事羣黎加
額哭廟灰燼糜粥餓隸若乳于席簽丁較技庸備禁

旅厓相與畫火鷄之訌孰警長沙危妥擔釋統制偕
璘幾馘吞舟惟公之策魚水　穆陵退讓南宮大樹
是則于黃猿春靈壇夜矣大節尤卓三進及雷知死
不回目無鼎鑊鑿齒厤牙祥麟屏跡嘔血仰屋一昔
訃聞當宁亦恫奈何乎國癸亥改玉天日重明公名
始易好丘龍津梓木已拱公事如昨刻詩牲繫如復
見公庶過者式

本傳　　申欽

李德馨字明甫號漢陰萬曆庚辰及第符彩濯濯如
祥鸞瑞鳳觀者屬目纔釋褐已有公輔之望壬午詔

使黃洪憲王敬民出來有李春芳者見李某相異之
期以國器　宣廟日加寵用日本使者到海上李某
以吏曹正郞差宣慰使往接之日本使禮敬殊特還
朝特授直提學待以不次未幾爲承旨時文衡缺陞
李某嘉善大提學時年菫三十一人不以爲躐也壬
辰倭寇到嶺南送人請見李某某卽自請單騎赴賊
中因賊遽迫不得見而返　大駕已西矣追詣行在
平壤賊玄蘇又請與李相會承　命會玄蘇于浿江
舟中畧無幾微色視虎穴如夷庚爲李提督如松接
伴使親隨矢石之所戊戌楊鎬之攻島山也亦以伴

接使隨之皆有事蹟可記楊鎬謂舌官曰人才如李贊成則雖在上國猶優於閣老何以小國而尙滯貳公耶未幾爲右議政旣入相當朝綱潰破士夫擕異之後無建白獻替之事風度自令人不可及或遮或相十餘年戊申廢王卽位復入相戊申之亂請全恩癸丑之變又有大臣之言三司請置極典廢王只命削職俄而病卒年五十三旣卒復官禮葬與白沙李相同志晩年愈相信李某卒白沙爲誌文極道其事行文章亦渾厚平鋪蓋槩其標致近代無其儷云有三子

遺事　　李貴

自髫齔時文藝夙成與隣兒戲嬉喜怒不形口不出妄語同遊諸兒不敢以戲語媟之年纔十餘行步語言已如成人端坐終日莊重自持深沉有量德器早成積美而英氣不露韜光而符彩日章人皆呼以總角政丞盖不待學力而天性然也

嘗有同學者以情外言毁公人欲爲公究問其爲誰公不肯人問其故公曰此不過相切人所爲苟聞其名於心有所不忘甚不好矣且彼若知我之知其所爲必有不安於心不如不問之爲愈也况我無實毁

將何傷其量之大可知矣他日之樹立爲如何哉

及長爲婿于鵝溪相國不以富貴榮華有一毫侈悅於心弱冠登龍名聲益盛出入淸顯人慕其榮而公不以此自多惟謙謙志學

己丑黃思叔爲臺諫劾公舅時論非之黜黃補外其後又將加律寘謫公迺爲黃直之伸救力至處心之公也辛卯洪汝諄爲都憲追據梁千頃獄事將以極罪論松江梧陰公爲諫長力止其事只爲寘出而止焉所守之確也

壬辰年倭賊長驅人莫能禦公嘗接待倭奴威聲素

著賊欲致公要送公講和　上重公難其請公曰苟利於社稷臣死何惜乃自請往　上從之乃拜辭兩親將渡漢而南諸親舊知識出祖江上咸爲公危之公獨怡然不以爲意中道聞賊兵已踰鳥嶺進陷忠州而　大駕西巡公迺還時訛言騰播遠近洶洶至或聞於經席而　上獨不之疑一日公來謁于平壤上大加嗟賞旣而賊進薄箕城又請公爲和公單船見賊賊騎充斥江邊劒戟耀日從者皆有懼色中流賊又請公上公上賊船不疑談說自若賊終不敢害於是賊卒之列立江岸者皆望見羅拜公之大節無

愧於郭子儀之單騎見虜矣

賊勢大熾三京盡沒龍灣一隅　天步艱難公雪涕

奮臂銳意恢復其乞師　天朝也與鰲老協謀畫策

爭請自往　上卒令公往公至遼左竭心殫誠激忠

爲咨義動　帝心卒得天兵數十萬衆廓淸箕都掃

除　寢廟而調糧接濟策應得宜丁酉之歲兇賊舉

兵再犯直衝京城公又馳往見經理使楊鎬爲陳利

害進兵至蔚之島山城楊以公不閑馳突使公住遠

公辭曰　天將與賊臨戰吾何敢獨辭死乃與楊鎬

進迫城下立於矢石之間鐵丸如雨白刃交亂而顏

色不變終命犬羊乞和宵遁中興功業公不爲第一而誰乎而逮夫紀功之日全軀保妻子背君父負大罪之人咸預策錄而公獨辭而不居乃以金千鎰趙憲高敬命三忠臣比之唐家張許而讓焉公之不伐不矜虛己讓人之德固不可勝言而益見其爲國盡瘁至誠動人使 天將服其忠義聽其言從其計如臂之使指三京賴而復八路賴而安者焯乎其功烈不可掩矣痛乎權奸弄柄卒使讓功者不見錄而矜功者見錄誰不欲擢髮而誅之

逆璉欲奪柳熙緒幸妾使盜殺之俄而盜見捉於捕

盜大將邊良傑嚴訊取服逆瑋將不免謀殺宰臣之
罪 先王大怒反囚良傑與熙緒之子舶以謀殺王
子之罪屢次嚴鞫將斃杖下熙緒公之內兄弟也公
不避一家之嫌將上劄伸救一時知舊懼禍及公爭
來止之公曰吾受國厚恩位至首相今見國之大將
因捕賊而陷禍慮其利害而不一言乎遂陳劄極言
逆瑋兇恣無忌良傑執法不撓 先王震怒下教曰
是以臨海爲賊時鰲老爲左相亦上劄自劾曰臣之
所見與李某無異臣未言之某也某已言之臣也以
故遂幷免相其禍得已士論多之

湖西有誣告獄事事將逮柳永詢公時爲首相適有故不參廷鞫數日聞廷臣永慶爲永詢將羅織成獄卽入鞫廳請先訊告者不許固請再三其獄遂解被誣人數十一日見放

今上初卽位三司之人日以攻擊異已爲事駁劾無虛日公上劄曰若此不已日後必有以殺戮導殿下者矣後果連起大獄寃死者甚多而人莫敢言

逆肆之叵測也人心疑懼中外洶洶發都監軍守衛宮闕累日不解而公卿以下莫思所以處之生適以咸典判官來京往見公言曰身爲大臣坐視君父戒

心何爲不善處公曰如此大事時任大臣自當處置
生曰人臣分義雖小官不可恝視况原任大臣乎公
曰吾欲與完平鰲城相議善處而未得眞的故未敢
耳但今扈衛軍士當此冬月曠日持久必生怨叛恐
有他變似當速以爲善處若以　先王疾亟之時無
端出闕及恣行殺越等罪罪之出入其門者從輕重
科罪則反側者自安而國家處臨海之義得矣若形
迹時未的知而遽以逆名起獄則厥後極難處置而
恐爲聖德累也生以公之意卽往言於鰲城又言於
柳希奮及司諫尹孝先孝先以爲然將欲見公議處

聞崔有源言果不往議於公而與有源發言於完席乃以包藏禍心陰懷異志交結名將多聚武士椎劒等語密啓公與諸宰坐賓廳將議善處之際臺諫密啓遽下公見其措語與其前日善處之意相左驚謂諸宰曰臺諫如此發論何以結末乎又出語人曰自古未有三司告變於是有源大怒以公爲前後異辭於避嫌啓辭中以反側等語斥公時生在咸興上疏陳卞以明其不然而公則雖被情外重駁終不以妄傳疑生矣

生與公同里閈歲在甲戌公年十四生年十八與朴

仲吉兄弟尹汝進諸君同學於尹知事之門惟朝夕笑語出入未嘗一日離交契之密可知而至於終始無間者惟公與尹汝進而已

丙子年生從叔父于尙州公餞我詩曰愁挽征衫惜解携路遙南國指商溪酌闌尊酒魂潛斷歌闋驪駒日欲西歲晏龍湫霜鴈少天低鳥嶺凍雲迷因君返趂松楸戀離思鄕心逐馬蹄自此公文章日進夙蹋青雲名震一國而生則失志蹉跎久而益困家貧親老不能爲養公常軫念得一美味輒用分饋生貧病日甚丁亥秋妻子又病飢將死公與鰲老常割俸以

助醫藥之資日以繼之
是歲生見亡師被誣上疏累萬言極力伸雪語及鵝
相公未嘗以舅故而有貳於我不特此也自癸未以
來時論日乖攻斥亡師無所不至生奮不顧前後常
抗章爭辨見嫉於時輩百謗交興譽生者名挫毁生
者官顯以此知舊之間視生如油惟恐其或染莫不
引身遠避反脣相訾而公與鰲老則待之不小變
生爲長城縣監時以差使員到京得染病臥痛京邸
公率往其家終始親自救療月餘乃甦
論璣按律之時公陳劄立異曲折事在近日此不詳

及

若以其家行之表著者言之其事親也極其愛敬甘旨之供使令之任雖政丞躬親爲之如童穉之時不敢以爵位之尊年齒之多少有怠慢其待子弟也常和柔顔色以示恩愛未嘗加棰楚而其子弟不教而自化只觀公之擧止效公之所爲而其才其學自爾超出於人

公於養親之外未嘗留意生産散諸親舊以周貧窮窮寒遠族微時故舊待之如初凡有所求盡力扶救嘗罷官失祿上下奴僕糜粥不給至於其妾賣髢以

自活

公衣不重錦食不重肉而人之劾公者斥以貪汚至以不忠不孝目之讒人罔極謂之何哉

嘗因事有東宮內旨公對使者不開見封還曰有可問之事則當於書筵下敎不宜私有密旨故臣不敢開見古人有封還墨勅者有封還內批者公之相業可謂無愧於古人矣

公病且死諄諄如夢中語無非獄事之平反訃聞主震悼嗟歎良久曰因何病而至此卽令復其官爵斂殯襄葬如禮

其後生在長城聞公起復以長書極陳同寅協恭之
義公虛受大以生言爲是
其後生爲金堤郡守以貪虐縱恣剝割肥已頭會箕
歛以隣邑爲罄一道之人欲食其肉等語爲御史李
廷隷所搆陷罷來之後公時爲體察使在嶺南聞此
狀啓卽移文于全羅監司曰曾聞李某到任之後盡
心官事云云而今見御史狀啓極爲駭愕監司親到
本郡終始實跡查覈牒報於是監司親到本郡以盡
心軍務措置粮械括田抄軍等事覈報于體府公枚
擧監司所報啓聞曰李某到任之後盡心官事爲舟

師都廳之任大爲隣邑守令及土豪所深嫉竟見斥罷情事極爲寃悶貴自亂初宣力國事不遺餘力今欲募兵築城非此人不可請付軍職爲召募官下送生以被劾之人不可行公之意爲書于公公不聽復移文備局使之督送生不得已赴體府見公于尙州令生往湖南與監司許筬面議軍務事目中有問民弊瘼一款生行過居昌聞鄭仁弘居鄕豪右之狀枚舉其事移文本郡使之覈實其後仁弘爲大憲生又上疏攻斥豪右之狀以是大爲時論所忤禍將延及於公公終不以此小動其心

癸卯春生與李厚同登龍榜厚公妻弟慶全子也同設慶宴公不先之彼而先來于生家從容獻觴于老母極其慰悅

丁未秋九月九日生爲白川郡守奉老母將赴任公邀老母于公之親堂與大令監共爲壽觴令子弟監膳老母常感激謂生曰汝之朋友雖多無如李相國生之記此非徒以公爲厚已也葢公之大德可以推此而知也

壬子秋生在肅川遭母喪還未至盧所所經路擔持軍及盧所所用諸具公已爲周旋扶救生平生長在

積謗中仕路蹭蹬爲世所斥而公之待之終始如一不特如此而已每有大段議事必與之相確抑公何取於生而乃至此乎老失知己悲涕自零

補遺

丙申正月初七日 上御朝講論游擊咨文回答等事李德馨啓曰値此立春生物之時請下寛大之敎以慰下民民生困於力役不能聊生如山城訓鍊天使支供屯田等役云○李德悅日記

宣廟西狩到平山新設黃海兵使移監司趙仁得爲兵使而以柳永慶爲監司永慶不得隨 駕而西幷

在錄勳中許筬爲大諫論大臣有不當錄勳而錄者請改正筬之議蓋爲永慶而發也漢陰累上劄竟辭其勳 上從之永慶時任相位寂無一言矣金時讓荷潭日記

丁酉之亂大賊逼於京城國家存亡在於呼吸若無經理單車上京急遣猛將銳卒迎擊稷山則都城失守 宗社播越而一日之間殺退大賊國步晏如一則經理之功二則經理之德也若論宣武之功則經理爲首接伴使次之經理則繪像立祀接伴使則未叅末勳豈不歎惜哉李福長軍門記事

漢陰李相被論削廢在龍津家至是卒自上命復官爵賜祭禮葬兩司欲請還收其命簡通到我我答曰自上追念 先朝舊臣命復官爵乃盛德事也臣鄰唯當奉承之不暇何可論啓云則兩司大怒因欲論我我卽呈告適朴楗新拜大憲卽停李相之論曰金執義所見極是楗乃內族也兩司不敢抗遂止金止男龍溪日記

宣廟中年邦域無虞生民樂業稱少康矣 上向用文學之士新進之年少有才藝者如漢陰白沙諸人皆能以文章致身卒爲國大用可謂得其力矣後來

居巖廊者率由曲逕進國隨以壞至於今日無復可言矣申欽象村集

漢陰心大小節多齟齬大節必植立又曰漢陰聞人之可用不問彼此即用之完平則雖用之必留難久之歷謁然後始用又曰漢陰大而疎完平小而密又曰漢陰無黨只是寬和故一邊人易以撓之然漢陰無黨朴瀰白沙言行錄

漢陰無偏無黨東西南北之人也金長生沙溪語錄

漢陰坦蕩無私人金尚憲清陰語

漢陰正而大完平正而密象村集

漢陰李明甫天資忠厚自是善人弱冠膴仕早負盛名未强仕之年已躋黃閣雖澗於事情措設似迂而其爲國之誠至矣壬辰年奔走勤勞足以叅勳而力辭再三錄而還削其志亦可嘉尙 李廷龜月沙

吏才乃刀筆之業不足貴然爲宰相而有吏才亦難得余少通籍朝端以郞僚遊巨公間惟柳西厓李漢陰李白沙三相國優於吏才方壬辰癸巳倭寇充斥天兵滿城之日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積西厓到省則以余疾書必命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迅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煥然成章雖咨奏之文亦

然詞臣奉檄撰進者不得有所加減於其間眞奇才也漢陰白沙其亞也（象村集）

鄭錦南從容問於白沙公曰大監與漢陰大監交道之盛世所共稱未知常時情誼與監役公（公仲兄何名松福）如公良久答曰知己之感似勝耳（白沙家狀）

答白沙書曰漢誌果是禁語卽如台教璧完風流盡矣爲之一涕天人相互勝善惡無易位百世在下焉可誣也（象村集）

見白沙書悼漢陰相國亡作詩曰沙老歸田漢老亡人間俯仰易滄桑終南病客愁無寐風雪寒燈坐夜

長同上

漢老盡職而死死亦何恨傾都若失龜玉今而後始知其所被者大也白沙與蒼石書

余將還鄕往辭月沙李公私第適會十數客設饌酒至欲飮漢陰李相國訃音忽至座客相顧錯愕曰此何事座上一客曰賢相云亡擧國震傷吾輩於此杯酒團欒似爲不可主人曰吾意正如此此矣使之撤床以素饌行酒一杯而罷座中皆咄咄不已一客曰此老萬事於今已矣此老平生亦有可議者乎一客曰辭勳近名月沙搖手曰大不然大不然此老本心如

此人臣覊靮之勞不必爲功辭勳實非外飾余仍往
吊漢陰本宅自鍾街向南門吏胥軍卒市民塡道號
泣余問曰汝輩何往而若是之哀乎齊聲答曰楊根
李政丞大監訃音至矣往哭本宅云云余行到桃楮
洞口朝士儒生人民駢闐簇立投足無所入至廳事
則設虛位受諸客吊親信吏胥數人操紙筆記客之
姓名回看墻下及前麓不但軍卒吏胥間有女人頓
足慟哭噫仁德之入人深也乃至此乎李愿樗亭集
漢陰方其去闕世間傳奇之事甚多一則曰有大虎
俯伏馬前導行至家而去一則曰有異人候於江頭

贈詩至日當其亡日神人將轎迎候云質其實則非盡實然一時之人惜其亡至有此等之語但臨沒時異雲蔽空奇眩人眼日月（李星齡錄）

領相方出楊根時江頭有大虎俯伏馬前先導到家而去又有異人候於江頭贈詩其首句及第三聯忘之家在廣陵江水西黃花艷艷節何晚落葉蕭蕭風更凄窓前杜宇催歸去似識幽人戀舊棲（趙慶男山西雜錄）

贈領議政知事公當癸丑冬漢陰之卒也尙無恙巴江金同知以永平縣令甲寅春求爲禮葬差使員往于龍津拜領議政公公泣而言曰昔在尙州化寧漢

陰纔六歲時卜者咸忠憲適過問命答曰須速率往京洛敎養成就故上來京下翺翔清顯爲相十六年以進永昌全恩劄終至削黜而歿亦無所憾於一死雖不得年而世豈有壽祐兼之者哉余以命奇之人生前遭此獨子之喪云而言淚俱下蓋聞其所言可想能享名滿天下之子也 金命世茂松小說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三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四

四道都體察使 教書 許筠行詞

王若曰予惟安危注意望寔孚於疇庸內外均勞責莫重於制閫于以協宣威德于以助成修攘誕告昕庭式擧殊典嗟予家之不造值天禍之孔仍妖祲久纏運未屬於亨濟使星頻降民重困於將迎最念三道提封實是一國根柢七年蛇豕之竊據禍斯憯於虔劉四路羆虎之分屯力愈竭於飛輓雖迄靖於疆域尚未甦於瘡痍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只自痛哭想烟火萬里之氣象寧復聊生修車練士之無聞患生

誰禦築城鑿池之未見敵至何憑必資繕聚之內完乃嚴風寒之外護矧狐鼠之伺隙幸戊巳之旋還豺狼無厭未飽其所欲蜂蠆有毒已驅而思侵乘虛稔匈彼豈忘於呑噬迨雨撤土我敢忽於綢繆徒令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行充國鼂錯之論議營田輸粟之當先用諸葛陸遜之規模簡卒擇帥之宜急故特推於元老爰出莅於藩維號令一新覺倍增於士氣恩威並布已大慰於邊情何美疢之遽嬰致石畫之未究辭章屢上寸悃勞於煩機成筭具存孰踵理於戎務況期迫於春汛寧補緩於海防必守曹

叅畫一之規方折遻亮窺江之計衆難斯選亍得其人卿涵畜淵深抱負宏博渾金璞玉衆莫摘其纇瑕喬岳泰山世咸仰其屹峙早策名於巍榜夙通籍於從聯大冊高文煥羣玉之璧府日獻月納光刻仙之珠庭年甚少而器則老成位漸高而色若謙退惟其材鉅而德厚不靳年除而歲遷天官佐銓俊造悉遴於地望東掖典綍文弊盡洗於西崑屬多難而規畫殫矢模而宣力乘舟諭賊信義素感於犬羊鳴玉相賓儐价不愧於僑肹暴露箕城之役辛苦島山之征經歷險艱而智慮愈深出入憂勤而功績益茂特簡

試於當軸俾進位於踐台終嫌黃閣之遊力遂綠野之請難進易退之節比前哲而何慚忠若愛國之心處散地而愈激逮監務之就解煩宿算而總釐徵札蒙輪技盡熟於秘法周廬章陛勢克壯於神皐迨茲總師之控辭今幸得賢而往代川湖困弊舍元衡而誰柔延夏覬窺非小范則莫服爰輟四履而借重乃先十乘而啓行錫盾琱戈總元戎而開府玄紞赤舄叅國柄而董軍玆以卿爲都體察使卿其益闡壯猷勤宣妙畧非自備飭何以折遐衝非國威張何以懾虜膽毋循於玩愒蹈已往之恬憘毋過有變更棄前

人之施設宜整樓船而繕障塞宜討軍實而儆師徒
撫摩所以安民心持重所以養勝氣將悍卒惰則思
所以振刷粮匱器朽則思所以峙修矧曾任邊瑣之
侯亶宜已得東南之要領軍民雷動欣纛車之重臨
壁壘風生識旌旗之變色無再衮衣之遄歸式覬籌
幄之成績豈特固我圉之勢抑亦褫彼賊之魂宜罄
乃誠用副予意凡四道都巡撫使以下卿其節制於
戱在外則植旂旄羅弓矢莫憚於驅馳其功之銘鼎
彝播絃歌勉樹於勳業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不允教書 朴東悅行詞

王若曰百責萃于具瞻方切仰成之望一病緣於盡
瘁遽見求退之章良用缺然豈可再也惟卿素性忠
厚餘事文章韋布之時素稱台鼎之器危亂之日益
驗盤錯之材再造之功最高百僚之位宜長故膺夢
卜重昇鹽梅厚德足以鎮浮君子恃而無恐石畫足
以經遠廟堂隱然有人庶賴輔弼之勤以圖宵旰之
治何知綠野之計乃於黑頭之年雖難進易退之風
可以倡勵怠惰而亮采弼諧之任誰與弘濟艱難矧
今內外之多虞必須修攘之交舉念卿去就實係安
危神明所扶持佇見勿藥之喜國家同休戚固宜力

疾而朝毋執撝謙勉副如渴於戲用汝霖雨用汝舟楫期共濟於商家有若太顚有若閎夭罔專美於周室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不允批答 柳夢寅行詞

王若曰卿之告疾何其遽昨日旣與予言言語語固有異乎人歟越翌日見所上章滿紙申申殆若沉痾有漸越厥日予遣醫以審復如卿所上章而甚將卿偶爾愆攝底玆乎抑强疾夙夜知不可力而告辭乎不若是將不屑予國事超然有遐擧之志乎其曰以遷葬去職在邦禮無文其不可也决矣卿之才望勛

勛前言盡之今不須更說姑言今日之事果大臣引疾之日乎島夷已去已去者以欲來恐之北虜無事無事者以有事哄之生民甫寧甫寧者以靡寧動之使來要和以何言送之不兵則賄以何物贍之猝有寇至以何兵應之民之日離國將焉治綱之已紊政安無疵於此時也其補弊其起疲舍吾相其畀于誰哉嗚呼崇崇廈屋必倚於宏材的的瑤光冀煥乎上台卿今不顧我事誰恤卿宜勉盡心膂無自決於一疾

賜祭文

光海癸丑十二月復官爵賜祭

知製教鄭弘翼製進

惟卿氣鍾河岳姿挺圭璋優于德業餘事文章公輔之望著自弱齡翼我　寧考羽儀明廷契合昭融龍雲魚水論思獻納夙夜邇地擢典文衡俄陞宗伯賁飾治化於以華國遭時陽九阨　聖西巡贊襄訏謨駿命維新位進右揆年未始仕內凝庶績外飭戎備適隨　天將廓清邊圉艱難險阻竭其心膂功成罔居行止聽天投閒致養忠孝雙全予在儲宮資卿訓廸迨乎嗣服注意斯篤宅于鼎司補我袞闕鹽梅再調薑桂愈辣予罹險釁梟獍謀逆辭連稚弟何忍割恩卿獲我心上章請原重忤廷議鐫削職名予豈負

卿迫于下情今聞卿訃罙增痛怛爰命有司復卿官
爵葬祭以禮哀榮終始冥冥之中庶諒予意

又 仁祖癸亥三月遣都旨賜祭 知製教李敏求製進

洪惟 宣考業崇功邁卿爲宗臣 社稷是賴翼亮
熙載格于皇天一德協承終始永肩逮在昏朝罙勤
匡濟庶幾彌綸以無危替枘鑿不周國步將蹉彝倫
惟斁卿獨奈何祥麟蹈德饞虎見恠淫刑濫目足投
機駭眇眇嬰子 先王所顧愍彼無知宜机宜俎是
猶可忍胡恤於人三光焠婀宇宙無神卿立朝端義
形毅然得不思報 宣考在天忠謀滾滾豈卿謀身

析肝鉥肺以俟易仁惟庸罔念而色而怒封章在前斧鉞在後屈伸有時道否心泰棲棲荒野眷懷誰懟惜誦離愍幽憂疹疾天方夭椓八柱中折自寻處潛撫事流悵運屬回環愍焉增愴扶顚大誼格非明恍著龜簡冊炳烺古今褒忠悼往載伸哀祭芬苾惟誠靈其不昧

又 肅宗壬申龍淵書院宣額賜祭

惟卿江山秀精忠孝大人咸有一德 宣考宗臣秋月荷花若許氣像三十文衡未筮仕相海鰐東出日馭西幸 宗社邱墟 園陵掘發淚灑鶴野誠動

鳳闕十萬　天兵一掃羣蠻三京既復八域再安伊
誰之力乃卿之勳運否邦家厯屬彼昏政亂治乖其
奈斯文奸兇一筆許毀兩賢扶正封事至再至三闢
異廓如亞聖無慙綱常斁絕國有大變哀纏幼孤辱
極　慈殿願一言死剚肝獻議無𢇁絕母明春秋義
剖心不怖脯鄂在即遑遑出門遲遲去國祝宗祈死
都民巷哭藎臣既亡伊君隨沒王佐之才天人之學
游于庠序和靖茂叔待詔金馬賈誼仲舒衞道斥邪
劉正韓愈謨猷朝堂共和吉甫功光國家業大儒門
青襟齊會百世公論龍淵某邸童子釣遊爰建廟宇

薦以籩豆以樹其風以報其德章甫呌閽願得華額
予恒有恨九原難作歎不同時未得補益今此之請
實獲我心肇錫嘉名表素仰欽遣官祭告明示予忱
洋洋如在庶幾來歆

又 英宗戊寅七月特命不祧賜祭
知製教李奎采製進

惟卿之生維嶽降精英妙特達器識老成自在韋布
望負公輔翼我 宣廟厥施斯普論思啓沃儀度端
方妙年文柄一代輿望籌謨密勿聲色不動人仰泰
山世比瑞鳳歲丁龍蛇運値艱虞誓復疆土奔走道
塗萬人吾往單舸南下義膽所激賊心先破乞師號

哭楚臣血誠使虜羅拜汾陽威名二三同德克靖邦
難妖氛廓淸廟社奠安所成如彼疇與爭功及夫策
勳莫先於卿大樹獨屏麟閣竟漏雖副雅尙柰歉常
報逮夫昏朝志切防微血疏炳炳欲扶倫彝三光晦
旨天地易位隻手難支中夜以淚晩節尤卓靑史輝
暎乃如之人邦國之光尙論勳庸予懷不倦秋月荷
花恨不親見年代迭謝卿廟當遷元老起予展也象
賢大勳則祀於禮有考使卿而祧曰有酬報於焉義
起特許世祭百代芬苾與國無替爰命禮官庸申予
臆英靈不昧庶歆斯爵

又當宁甲子十世孫炳教文科遣承旨賜祭

粤在　宣廟羣彥協寅乃心弘濟卿惟宗臣河嶽精靈荷月風姿早歲蜚英廊廟是期經邦謨猷華國文章望之溫和卽也端方纔踰而立遂典文柄未滿强仕台司爰命運丁陽九島夷猖獗舉國駭竄　日馭播越重繭籲哀　帝嘉精忠靑邱復存伊誰之功中興紀常莫卿之先退讓不居德美俱全遭値昏朝斁絶倫彝　陵土未乾罔念鞠慈矧茲履霜氷堅之漸早不防微誰奈𧮯𧮯有國無身生死夷險刳肝一疏可質千古曠世聞風邈焉典纂社顚而扶綱頹而植

徽卿當日國何能國　宗祊龜著簡冊丹青　列朝
異數屢致芬馨旣宣恩額亦命世祀聽言翹懷星霜
百禩春回喬木孫枝敷榮忠藎有後克紹家聲寻庸
志感伻官致侑靈其歆格諒此念舊

祭文

沈喜壽

嗚呼先生遽至於斯耶遽至於斯耶嗚呼先生可以死者二可以無死者一何以言之弱冠登第歷敭清華三十一而典文衡三十八而秉台鼎此實古今之所未聞而出入將相扶持國難功在 社稷名動天下死可也遭罹艱險盡忠竭節最後一劄畧陳情悃時議譁然詆訐罔極而聖心矜惻士論歎服死可也此則爲邦國而言也上有父親年垂八十平生榮養無與爲比日迫西山慈愛加隆飲食起居相倚爲命無死可也此則爲私家而言也有此二可死一無死

而不意奄忽於旬日之微恙是何天意之茫茫而物理之不可測也都人視先生之去國也猶周鼎之在淸廟卽不陳亦不失爲宗器鄕人視先生之遯野也猶玄珠之在赤水卽不出亦不失爲夜光而今乃示先尙何言哉天已老矣事已左矣雖使先生之德之才久在於世有何所支撑匡救於其間哉五旬之壽未爲短三顆之珠亦云貴人間萬事安有十分周全而無所欠者哉况先生功名事業炳炳煌煌留之無益去而有光此實我與沙翁之所以不暇悲悼先生而歆羡不已者也如沙翁固爲可慼之甚喜壽孑孑

班行畢竟難乎免於今之世而家憐公忙日不暇及扶曳跛躄長立闕下曾不得抽身一出輿仁門外奔哭先生之几筵到此地頭又羨沙翁之往來自由無所拘忌也今聞遠日之已迫遙奉綿遺薄具亦以奴僕不以子弟慚負幽明種種可罪但念泉臺歡會不遠而邇聊以此自解焉嗚呼痛哉

又　韓浚謙

嗚呼矯矯祥鳳之姿屹屹喬岳之望曄曄瑞世之文汪汪容物之量已而乎已而乎今不可得而見之嗚呼解紛息難之才扶顚支危之器安民濟世之略進

賢退邪之志已而乎已而乎古亦鮮得以聞諸至其儀形百辟股肱一人黽勉危道獨立敢言苟知絲毫之利國不愛髮膚之關身蹈水火犯雷霆明人紀立天經視泰山於鴻毛輕一死於浮雲此則求之今古殆不得以見聞嗚呼唐家阽難曲江之駕已遠宋室將危餘干之行不返龍蛇運厄哲人道窮徒深啜泣之嗟無賴瘳瘵之痌嗚呼偏親在世列鼎之養未終聖明如天起碑之眷復隆烏鳥情深覆幬義重長懸隧中之望永辭身後之寵若淺謙者早托蓬麻之倚久貽涇渭之累敢望李杜之齊名自許管鮑之知情

迨天步之迍邅共王事之周旋幾仄籌國之席曾陪制閫之役時燕閒之敲門輒盡日而窮昏自憂世傷時之外惟含杯講文之會勗以同濟乎艱虞期以共保乎桑榆何此生之末耄遽此訃之太早淚有心而皆隕情不肖其可忍方憂彈石之手未離鑠金之口病不問而殁不含紼未執而壙未臨念疇昔而若夢撫平生而增痛蔵薄具於迷豚冀少格乎微誠魂洋洋其不爽庶彷彿而來享

又　金斗南

嗚呼直言觸諱得罪時論者難免不測之禍而公則

病卒于家卽卒三日自上卽命復官爵停朝市禮葬一如規例又命別致賻弔祭恩命之下士林增氣上自公卿下至韋布莫不相慶街童巷婦亦皆稱賀於此足以見人心之所同然公之哀榮可謂無憾矣人皆以公不享遐壽爲歎焉噫造物本是戲劇者也獨於公無一事之欠耶斗南平生感德死亦銘骨爲公爲私之痛庸有紀耶嗚呼哀哉

挽詞　沈喜壽

天爲吾東降異人休祥不啻石麒麟文章華國稱宗匠誠悃通神表藎臣釋褐名全調鼎日賜環恩重蓋

棺辰寂寥短劄心無愧泉壤猶能謁　紫宸
弱冠登庸知命餘平生事業有菑畬功存民社加封
錫名徹華夷問起居盛滿年來灾入窗孤危人共謗
盈車地雷復處天恩煥感泣重泉瞑目初
龜龍麟鳳與圭璋六物含靈萃一場人議孔融徒志
大我知諸葛最才長　先朝盛渥難容報當代優恩
不顯光聞道戊申陳奏日兼程雪涕走遼陽
上相從前飽百罹今年被劾異常辭蒼黃忽報龍津
訃殄瘁均霑鳳闕悲士友誰能推義分民生豈盡受
恩私可憐司馬形容在圖繪應知富畫師

又　李恒福

淪落空山舌欲捫吞聲暗哭漢原君哀詞不敢分明語薄俗窺人喜造言

釋褐當年語李君陽春座上自生溫初驚澗栢昂霄直竟見雲鵬挐海翻歲暮北風寒凜栗天昏籬雀自喧煩哀詞不敢分明語薄俗窺人喜造言

又　韓浚謙

玉堂高處種卿才會荷　先王雨露培華國文章馳四域經邦志業責三台扶彝至論還成謗報主深誠轉作猜怊悵澤山龍虎逝不堪中夜聽風雷

又　李好閔

禍福參差莫怨天吾言自耄爾胡然顧茲司馬當朝日終屬堯夫去國年二豎時嬰是誰使百身思贖始知賢哀榮今世斯爲盛成就孤忠感一權

待罪江郊萬事微龍津行色故遲遲憂深白首何能久恩及青山已不支臨死忠言留北闕平生籌策在南陲布衣了盡人間事善惡須看巷哭悲

中隱寒林大鳥鳴哲人其逝國人驚生前恨未居同社死後挪堪哭盡情鶴駕山空芳草徧蘆原雪漲蹇驢行風塵自惜延陵老閉戶松坊白髮明

又　　柳根

愷悌由天賦涵容若海寬三爲上台貴獨立古人難
憂樂同歸范文章早學韓終南餘舊宅悵望涕汍瀾

南郭相尋日園林暮雪時開襟數杯酒誦我百年詩
世事眞難料人生不可期江梅曾手種臘藥爲誰垂

宿昔蓬山會公年二十三靑綾聯夜直銀燭早朝叅
兵革俱殫力艱虞各飽諳時危先我去白首痛何堪

又　　李廷龜

三入黃扉首年光尙黑頭忠應在　王室名亦動
皇州勳業新開府文章久煥猷人間事已了誰短又

誰脩

相國聲華早兒童誦漢陰安危屬望重進退荷恩深

莌莌匡君志堂堂濟世心青山一抔土萬古竟消沉

慷慨陳章日蒼黃渡漢時天心本不忍廷議亦非私

一死公應判孤忠上獨知何須百世定窮谷盡傷悲

久承推奬分東閣屢追陪憂國頻含涕論文且把杯

光風難再挹孤抱向誰開哭望龍江路題詩續八哀

又　　　　　　吳億齡

胷中幾雲夢萬像入函容德盛心猶小官尊禮益恭

聲名動夷夏勳業上彝鍾神道嶙峋刻應無愧蔡邕

詞林公哲匠大雅力能廻氣涌波瀾出聲驅霹靂來
盛衰元國運陶冶奈人材試向層霄看文星暗不開
義所當爲者行如板上丸 主憂身敢惜生順歿猶
安柱石驚天力鸞凰瑞世翰欲知公晩節夷險路頭
看
兩朝論相日公實摠羣僚遇合眞稀濶經綸不寂寥
一秋龍臥洛千載鶴歸遼有始寧無卒重泉雨露饒
不被龍門接寧聞藥石箴讀書儒者學行道古人心
此事今陵替斯文恐陸沉白頭堪斷氣天地幾知音

又 李惟弘

早歲魁瀛選中年擢上公名因三國重功爲兩朝豐短劄同强項羣情若佚戎雲龍知不遠墳樹穆陵東

又　　李慶全

幾年浮世擬篪塤憂樂悲歡夢糾紛藻鑑先人偏愛重蘋蘩吾姊早凋淪危時殄瘁驅馳際早歲飛騰翰墨垣綠髮台司眞愜望丹忱王室早銜恩榮增寶樹瞻觀聳養極靈春喜懼年屬我强情隨玉節臨程促膝到黃昏酒論加減仍傾量心惜分離倍斷魂得札每勤須勉飯逢人長說未歸田牛川晚約纔盈耳

沙阜新居已閉門非是有眞應自定死生無愧復何言儀形木覓山前月精爽龍津水上雲好去重泉安體魄春來披草哭荒墳

又　　　李愿

眷我　王邦降異人爭言地上有麒麟荷花馥郁中秋月桂樹陰濃上苑春方樂昇平遊藥步豈知禍難値腥塵星軺鶴野含氷走　日御龍灣撫劒頻萬歲皇爺誠以動三韓社稷手能援箕京弄筆元戎警涙水浮舲漆齒喧綠髩黃扉成底業丹忠赤膽護彝倫天門夜獻攖鱗疏　聖母朝啼拭涙源入腹巧言元

不怖還鄉行色自無韇俄然木稼兒音報舊宅傾都
哭市民

近嵒書院奉安文　　　　　　洪汝河撰

盛朝流熙釀元涵精維是先生應期而生祥順其資
闓偉其器性理之學經濟之志黼黻之文亦韡其英
陳謨發令賁我休明裒然德首循蹈規矩殆天降任
太平是輔國運中否海寇以猘維時先生一死以誓
哭秦出師單騎赴虜奔走禦侮折衝樽俎方晉宗向
比鄭僑皮名聞華夏威讋南夷非先生生國仆誰起
天降先生意實在是黑頭大拜正色垂紳巍巍堂堂

爲國宗臣狂昏顛覆邪議盈庭先生曰噫我死則寧賢相有諷得無傷勇先生曰否我心如烘義有舍生忠或祈死彝倫先正校績愆偉嗚呼先生兩有武文不爲聲章不居崇勳有政有事有言有烈具茲衆美統于大節粤稽聖制曷後明禋遺澤未斬嗟我邦人睠茲近嵒溪涵岳峙釣遊不及桑梓密邇維昔寓庵爰有舊廟曠世神交肝膽相照同室妥侑德將在斯衿紳濟濟卒度禮儀假我虔誠歆我粢盛以揭彝則以永厥聲

近嵒書院影幀奉安文 鄭必奎撰

於惟先生元龜大東德崇業廣學邃位隆青年文衡黑頭相公奠安 宗社輔導 聖躬太常旂立儒林望顒真像遺幅湖月塘蓉正大有儼武侯之忠丹青莫狀晉公之衷百世儀圖八路攸同惟我嶠南尤切山宗矧玆近邑妥安靈宮梓縣樹老桐鄉水淙京第遐邈無緣致悰嗣孫奉 幀來莅于龍天若相佑地接疆封多士秖迎卜日告功雲洞覲做龍淵例從宛承謦欬儼設幪幈晦翁遺像況安東楹斯文有光冠珮肅雍時固有待一理感通先生陪護佑我無窮

紹修書院影幀奉安文

李仁行撰

爲國宗臣狂昏顚覆邪議盈庭先生曰噫我死則寧
賢相有諷得無傷勇先生曰否我心如烘義有舍生
忠或祈死彛倫先正校績愈偉嗚呼先生兩有武文
不爲聲章不居崇勳有政有事有言有烈具玆衆美
統于大節粤稽聖制曷後明禋遺澤未斬嗟我邦人
瞻玆近嵒溪涵岳峙釣遊不及桑梓密邇維昔寓庵
爰有舊廟曠世神交肝膽相照同室妥侑德將在斯
衿紳濟濟卒度禮儀假我虔誠歆我粢盛以揭彛則
以永厥聲

近嵒書院影幀奉安文 鄭必奎撰

於惟先生元龜大東德崇業廣學邃位隆青年文衡
黑頭相公奠安 宗社輔導 聖躬太常旂立儒林
望顒真像遺幅湖月塘蓉正大有儼武侯之忠丹青
莫狀晉公之衷百世儀圖八路攸同惟我嶠南尤切
山宗矧茲近邑妥安靈宮梓縣樹老桐鄉水淙京第
遐邈無緣致悰嗣孫奉 幀來莅于龍天若相佑地
接疆封多士秖迎卜日告功雲洞規倣龍淵例從宛
承謦欬儼設幪幈晦翁遺像況安東楹斯文有光冠
珮肅雍時固有待一理感通先生陪護佑我無窮

紹修書院影幀奉安文 李仁行撰

天眷 聖朝載挺元輔濟川是楫絺繡惟黼執葯西
塞奠鼎東土勳紀彝常慕寓丹青昏朝樹立尤著忠
貞騎箕百載尙有典刑顧惟雲院左海鹿洞尊閣
聖幀諸賢影從世紛不到山幽水控迺循輿議秪奉
遺像眉攢國憂彩移星象梧翁眉老左几右杖衿珮
胥慶風猷宛昨山河一氣永鎭宗國瓣香虔告卽事
有恪

右我先祖

文翼公年譜二卷族祖茯菴基讓氏所嘗編輯者也家藏舊本頗有疎畧茯菴公廣搜

穆陵朝諸名碩文稿及諸家日記有足徵信者考其年月按次編錄詳而不煩顧力詘未及鋟梓宜翼與族祖基洛氏及諸士友重加校正又取墓道碑誌行狀諡狀遺事諸編與夫　國乘野史之可補遺逸者總四篇付于文稿第念年代旣久攷據未洽重爲之怵惕云時

聖上六年己巳秋九世孫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

府事兼京畿觀察使宜翼謹識

二
漢陰文稿附錄